



居士集卷第二十一

臨川後學曾魯得之考異

古舒後學蔡玘行素訂定

番陽後學李均度校理

碑銘四首

古溧後學俞允中校正

尚書戶部郎中贈右諫議大夫曾公神道碑

墓誌銘并序

公諱致堯字某撫州南豐人也少知名江南

一作以文行知名

當李氏時不就鄉里之舉李氏亡太平興國八年

始一字舉進

士及第為符離主簿累迁光祿寺丞監越州酒稅數上書言

事獻文章太宗奇之召拜著作佐郎直史館使行視汴河漕

運稱旨迁秘書丞為兩浙轉運使諫議大夫魏庠知蘇州恃

舊恩多不法吏莫敢近公

一吾職也

此効其狀以聞太宗驚曰



是敢治魏庠可畏也卒為公罷庠洛苑使楊允恭以言事見
幸無不聽事有下公常厝不行允恭以訴太宗遣使一有問
公公具言其不可一本下有公既繩其大而人所難者至其
小易則務為寬簡歲終其課為最徙知壽州壽近京師諸豪
大商一作結權貴一本作豪又號為難治公居歲餘諸豪
斂手莫一作敢犯公法人亦莫見其以何術而然也一本下
以法加諸豪乃強吏之所難爾使諸豪不敢於其法此為法之本意而人之難也故公於壽尤有惠愛
既去壽人遮留數日以一騎從二卒逃去過他州壽人猶有
追之者再迁主客員外郎判三司鹽鐵勾院是時李繼捧以
銀夏五州歸朝拜其弟繼迁亡入磧中為寇 太宗遽遣繼
捧往招之至則誘其兄以陰合卒復圖而囚之自陝以西既

言矣矣 真宗初即位益欲來以恩德許懽遷其
約束公獨以謂繼迁反覆此有知不可子繼迁已得
二年果叛圍靈武議者又欲子之公益爭以為不可
從 真宗知其材將召以知制誥而大臣有不可者
為京西轉運使王均伏誅奉使安撫西川誤留詔逮
副潘惟岳一作教公上言渡吉栢江舟破亡之可鞫
公曰為臣而欺其君吾不能為也乃上書言劾釋不
惟岳一作入見禁中道蜀事具言公所以自劾者
歎久之繼迁兵久不解丞相張齊賢經畧環慶以西
官以從公曰西兵十萬皆屬三超超材既不可專任
兵者勢重非易可指麾若不得節度諸將事必不集

難其言為詔陝西聽經畧使得自發兵而已而巳公
不合以辭行會召賜金紫公謝曰臣嘗言丞相某事
敢受賜由是貶黃州團練副使公已貶而王超兵敗
清遠軍朝廷卒亦棄靈州公貶逾年復為戶部員外
州丁母憂服除拜吏部員外郎知泉州徙知蘇州又
州上疏論事語斥大臣尤切當時皆不悅又徙知鄂
揚州日字候入添支俸多一月雖嘗自言猶貶監江
州用封禪恩累遷戶部郎中太中祥符五年五月某
官享年六十有六遺戒無以佛汚我家人如其言公
諱某某官曾祖妣某氏某縣君祖諱某某官祖妣某
君考諱某某官妣某氏某縣君子男士人曰某和謀

驛召以為廣西體量安撫使悉發荆湖兵以從公至則移檄
交趾召其臣費嘉祐諱之嘉祐皇恐對曰種落犯邊罪當死
願歸蘇取首惡以獻即械五人送欽州斬于界上邕人遮
道留之不得明年以尚書左丞知廣州 英宗即位拜工部
尚書代還道病卒享年六十有五公經制五管前後十年凡
治六州所至有惠愛雖在兵間手不釋卷有文集二十卷奏
議五卷三史刊誤四十卷娶林氏封曹郡夫人子男三人伯
莊殿中丞早卒仲荀今為屯田員外郎叔英太常寺太祝女
六人皆適士族孫一本四人孫女五人銘曰
余迂曲江揚世不顯奮自襄公有聲甚遠始興開國襲美于
前兩賢相望三百年間偉歟襄公惟邦之直始登于朝官有

言責左右獻納諫屏息慶曆之治實多補益逢時有事奔走
南北功書史官名在夷狄出入艱勤險夷一德小人之讒公
廢千里一方有警公起于家威行信結嶺海幽遐公之在焉
帝不南顧胡召其還殞于中路返柩來歸詔人負土伐石刻
辭立于墓門以貽來世匪止詔人
居士集卷第二十二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祖晉公益以文章有太名逮事

六祖

太宗官至兵部侍

郎當真宗時伯父文正公居中書二十餘年天下稱為賢

宰相今天子慶曆三年公與其弟素皆待制天章閣自同

光至慶曆蓋百有二十余年王氏更四世世一作有顯人或

以文章或以功德公生累世富貴而操履甚於寒士性篤孝

悌厚於朋友樂施與以調人而妻子常不自給視榮利淡若

無意平居苦疾病退然如不自勝及臨事介然一有不有

仁者之勇君子之剛樂人之善如自己出初范仲淹以言事

貶饒州方治黨人甚急公獨扶病率子弟餞于東門留連數

日大臣有以讓公曰長者亦為此乎何苦自陷朋黨公徐對

曰范公天下賢者顧某何敢望之然若得為黨人公之賜某

厚矣聞者為公縮頸其為待制之明年出守于陝又明年小
人連構大獄坐貶廢者十餘人皆公素所賢者聞之悲憤歎
息或終日不食一本有語于人曰善人若此吾不祭在世矣因數劇飲大醉公既
素病益以酒遂卒公初以廕補太常寺太祝監都進奏院獻
其文章召試賜進士及第拔勘館閣書籍遂為集賢校理通
判蘇州州守黃宗旦負材自喜頗以新進少公議事則曰少
年乃與文人爭事耶蘇家本脫耶字公曰受命佐君事有當爭職也
宗旦雖屢屈折而政常得無失稍德公助已為之加禮宗旦
得盜鑄錢者百餘人以詫亦作記公公曰事發無跡何從得之曰
吾以術一有陰字鉤出之公愾然曰仁者之政以術鉤人寘之死而
又喜乎宗旦慚服悉緩出其獄始大稱公曰君子也判尚書刑

部吏部南曹知蔡州始至發大姦吏一人云之繼諸豪滑以
法與轉運使爭曲直事有下而不便者皆格不用既去其害
政者然後崇孝校一以仁恕臨下其政知寬猛必使吏畏而
民愛其為他州州率大而難治必常有善政皆用此入為開
封府推官已而其兄雍為三司判官公曰小府皆要職吾豈
可兄弟居之求知壽州徙廬州盜有殺其徒而并其財者獲
之寘于法大理駁曰法當原公以謂盜殺其徒而自首者原之
所以疑壞其黨而開其自新若殺而不首既獲而亦原則公行為
盜而第殺一人既得無其財又可以贖罪不獲則肆為盜一本
為盜以相殺兼其財不獲則為盜獲則引以自原如此盜不可止非法意疏三
上不能爭公嘆曰吾不勝法吏矣乃上書自劾請不坐佐吏

公坐貶監焚仙宮其後議者更定不首之罪一作其後韓某知審刑院議正

首之卒用公言議一作為是而公貶猶不召一作資政殿學士鄭戩

翰林學士葉清臣訟公無罪始起知秦一作州遷荆湖北路

轉運使當用治一作兵四方急於財用之時獨不進羨餘其賦

斂近寬平治以常法故他路不勝其弊而荆湖之人自若一作

獨若常日權知荆南府民有訟婚者訴曰貧無資故後期問其用

幾何以俸錢與之使婚獲盜竊人衣者曰一本有平迫於飢

寒而為之公為之哀憐取衣衣之遣去荆人比公為子產召

為史館修撰遂拜天章閣待制判吏部流內銓號為稱職而

於選法未嘗有所更易人或問之公曰選法具備如權衡在

軌者不欺其輕重耳何必屢更其法一作是歲天子開天

章閣召大臣問天下事以手詔書一本作是范公等一作天子

范公等在左右而議以事者爭言天下利害務欲更革諸事公獨無一

言問之則曰吾病未能也公於榮利既薄臨禍福不為喜懼

其視世事世無一可動其心者惟以天下善人君子身否為

已休戚遂以此卒此其為志豈小哉豈有一作病而不能者

哉公誠素立而任之以事所至必皆有為使其壽且不死而

用其必一作有所為一本而在之大用豈其不欲空言而已一本

已作無益者我嗚呼公享年一作公年上一作四十有五官至度支郎中階

朝奉大夫勳上護軍爵平晉男張周氏其縣君生子某曾祖

諱某祖諱某皆贈太師尚書中書今考諱某官至兵部郎

中有賢行贈戶部尚書公以其年某月某日卒于陝其年某

日葬于其所先塋之次銘曰

仕不為利以行其仁處豐自薄而清厥身其仁誰思不在吏
民其清孰似嗣一作以遺子孫一有也生雖有銘以昭之以告後

洪武六年癸丑九月永豐縣學新刊

袁州宜春縣令贈大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冀國

公程公神道碑銘序

蘇本無表至令及冀國公三字

上即位之十有六年以家蘇有今鎮安軍節度使檢校

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程公自三司使吏部侍郎

為參知政事乃詔有司寵其祖考於是贈其皇考故

袁州宜春縣令為太子少師公在政事遷尚書之丞

又贈太子太師其為資政殿學士工部尚書又贈太

師中書令其為一非徽北一非使武昌軍節度使又

贈兼尚書令其為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追封定國公徙鎮鎮安鎮一非又追封冀國公惟

冀國

三無字

公諱某

字某

其少

舉明經

仕不得志

退居

于家

畜德不施

貽其後世

而相國

太師實為之

子初

以文孝

舉進士

高第

歷門閣

掌制命

萬德

偉望顯于

朝廷

遂為中丞

執國之憲

尹一

京邑

有聲

蜀都及由

三司入

與大政

公亦自太常

博士

累贈

兵部侍郎

遂

太師

中書尚書

令位皆一品

有國定

冀以啓其

封雖

發不自躬

而其施

蓋遠

晦於

一時

而顯於

百世

蓋夫

享于身者

有時而止

施于後

者其耀

無窮

表于其鄉

以勸為善

可謂仁人

之利博

天惟程氏

之先自重

黎

歷夏商周

而程伯休

父始見

於詩書

其

此下接後本

後世

後本

字

字

後世遠而分

三唐定

氏族而程氏

之望

分為七

中山之和

蓋

出於魏安

鄉侯昱

之後也

公世為

中山博野

人曾祖

諱某祖

諱某

祖

諱某

祖

諱某

祖

吳氏秦國

夫人當

唐末五代

天下亂

於兵程氏

再世不仕

後

唐長興三

年公之皇

考以神童

舉官至

太子贊善

大夫守興

唐長興三

年公之皇

考以神童

舉官至

太子贊善

大夫守興

唐長興三

年公之皇

考以神童

舉官至

太子贊善

大夫守興

唐長興三

年公之皇

考以神童

舉官至

太子贊善

大夫守興

唐長興三

年公之皇

考以神童

舉官至

太子贊善

大夫守興

唐長興三

年公之皇

考以神童

舉官至

太子贊善

大夫守興

唐長興三

年公之皇

考以神童

舉官至

太子贊善

大夫守興

唐長興三

年公之皇

考以神童

舉官至

太子贊善

大夫守興

唐長興三

年公之皇

考以神童

舉官至

太子贊善

大夫守興

唐長興三

年公之皇

考以神童

舉官至

太子贊善

大夫守興

唐長興三

年公之皇

考以神童

舉官至

太子贊善

大夫守興

唐長興三

年公之皇

考以神童

舉官至

太子贊善

大夫守興

唐長興三

年公之皇

考以神童

舉官至

太子贊善

大夫守興

唐長興三

年公之皇

考以神童

舉官至

太子贊善

大夫守興

唐長興三

年公之皇

考以神童

舉官至

太子贊善

大夫守興

唐長興三

年公之皇

考以神童

舉官至

太子贊善

大夫守興

唐長興三

年公之皇

考以神童

舉官至

太子贊善

大夫守興

唐長興三

年公之皇

考以神童

舉官至

太子贊善

大夫守興

唐長興三

年公之皇

考以神童

舉官至

太子贊善

大夫守興

唐長興三

年公之皇

考以神童

舉官至

太子贊善

大夫守興

唐長興三

年公之皇

考以神童

舉官至

太子贊善

大夫守興

唐長興三

年公之皇

考以神童

舉官至

太子贊善

大夫守興

唐長興三

年公之皇

考以神童

舉官至

太子贊善

大夫守興

唐長興三

年公之皇

考以神童

舉官至

太子贊善

大夫守興

唐長興三

年公之皇

考以神童

舉官至

太子贊善

大夫守興

唐長興三

年公之皇

考以神童

舉官至

太子贊善

大夫守興

唐長興三

年公之皇

考以神童

舉官至

太子贊善

大夫守興

唐長興三

年公之皇

考以神童

舉官至

太子贊善

大夫守興

唐長興三

年公之皇

考以神童

舉官至

太子贊善

大夫守興

唐長興三

年公之皇

考以神童

舉官至

太子贊善

大夫守興

唐長興三

年公之皇

考以神童

父自引去從祖頗賢之其後累舉不中從祖謂曰由我困
本此汝退而使人察公無悔色由是大嗟異之以為不可及
太平興國五年遂以明經中第為慶州贛縣尉蘇州上蔡主
簿袁州宜春令所至皆有惠愛公事母至孝與其兄弟怡怡
為鄉里所稱而仕官不求名譽為贛縣尉七年不代既罷宜
春遂不復仕退居于蔡州淳化三年七月某日一作葬于鄭
于家享年四十有九以天聖十年十一月某日一作葬于鄭
州管城縣馬亭鄉之北田村夫人雙氏追封晉國夫人子男
五人長曰瑄官至太常博士次曰瑗曰琬皆早卒次曰琳相
國太師也次曰琰國子博士女一人適某人諸孫九人銘曰
遠矣程侯顯頊之苗始自重黎歷夏商周惟伯休父聲詩

孔昭世不絕聞盛于有唐程分為七二祖安鄉廣平中山
以暨濟陽中山之程出自靈洗實昱之裔孫仕于陳季陳滅
散蘇本訛亡播而北遷公世中山為博野蘇本誤人道德
家潛孝悌邦聞不耀自躬以貽後昆惟後有人枏相文武
有國寵童覆其考祖定異之封實開土宇程世其隆公多
孫子有畜其源發而孰禦刻銘高原以示來者

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太師中書令程
公神道碑銘并序蘇本作贈中書令程文簡公神道碑

惟文簡公既葬之二年其子嗣隆泣而言于蘇作朝曰先臣
幸得備位將相官階品皆第一爵勲皆第二請得立碑如今
於是天子曰噫惟爾父琳有勞于我國家余其可忘乃大書

曰旌勞之碑遠中貴人即賜其家曰以此名爾碑又詔史臣脩曰汝爲之銘臣脩與文簡公故往來知其人又嘗誌其墓又嘗述其世德于冀公太師之碑得其世次官封功行最詳乃不敢辭惟公字天球姓程氏曾祖諱新贈太師曾祖妣吳國夫人齊氏祖諱贊明贈太師中書令祖妣秦國夫人吳氏考諱元白萊州宜春令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冀國公妣晉國夫人楚氏公舉大中祥符四年服勤詞學高第試秘書省校書郎泰寧軍節度使判官改著作佐郎知并州壽陽縣秘書丞監左藏庫天禧中詔選文學履行召試直集賢院今天子即位遷太常博士三司戶部判官會修真宗實錄而起居注闕命公修大中祥符八年已後書成遂修起居注遷

祠部員外郎提舉諸司庫務以本官知制誥同判吏部流以銓契丹嘗遣使賀上即位命公迓之使者妄有所言公折以理遂屈服其後又遣使賀天聖五年乾元節天子思公前嘗折其使乃以公為館伴使使者果言契丹見中國使者坐殿上位次高而中國見契丹使者位下當遷議者以為小故可許雖天子亦將許之公爭以謂契丹所以與中國好者守先帝約也一切宜用故事若許其小將啓其大天子是之乃止歲中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丞相張文節公少所稱許而最知公方除中丞文節當執筆喜曰不辱吾筆矣明年拜樞密直學士知益州公性方重寡言笑凡所處畫常先慮謹備所以條目巨細甚悉至臨事簡嚴僚吏莫能窺其際嘗夜

張燈會五門大集州民而城中火起吏如公教不以白而隨
即救止終宴民去始稍知火監軍得告者言軍謀變懼而入
白公笑曰豈有是哉監軍惶惑不敢去公曰軍中動靜吾自
知之苟有謀者不能隱也已而卒無事其他多類此蜀妖人
自名李永神子署官屬吏卒以恐蜀人公捕斬之而謗者言
公妄殺人蜀且亂天子遣人馳視之使者還言蜀人便公政
方安樂而誅妖人所以止亂由是天子益知公賢召為給事
中知開封府前為府者苦其治劇或滿歲罷不然被謗譏或
以事去獨公居數歲久而治益精明或訟稀少獄屢空詔書
數下褒美遷二部侍郎龍圖閣一有學上守御史中丞家本
相張文節公不五筆矣以之天子思其治召為翰林蘇
三十字在此中丞下

有侍學士復知開封府明年為三司使不悅苟利不貪近功
時議者患民稅多目吏得為姦欲除其名而合為一公以謂
合而沒其名一時之便後有興利之臣必復增之是重困民
也議者莫能奪其於出入尤謹禁中時有所取未嘗肯予官
官怒言陛下雖有一作欲物在程某何可得公曰臣所以為
陛下惜爾天子以為然累遷吏部侍郎景祐四年以本官參
知政事蘇本有遷公益自信不疑宰相有所欲私輒眾折之
其語至今士大夫能道也初范仲淹以言事忤大臣貶饒州
已而上悔悟欲復用之稍徙知澠州而惡仲淹者遽誣以事
語入上怒亟命置之嶺南自仲淹貶而朋黨之論起朝上牽
連出語及仲淹者皆指為黨人公獨為上開說上意解而後

已時元昊叛河西朝廷多故公在政事補益尤多而小人
僥倖皆不便遂以事中之坐貶為光祿卿知潁州已而徙知
青州又徙大名府居一歲中遷戶部吏部二侍郎尚書左丞
資政殿學士北京建遂以為留守宦者皇甫繼明方用事主
治行宮務廣制度以市息公為裁抑之與繼明章交上天子
遣一御史往視之還直公天子為罷繼明獨委公以建都事
公自知政事以論議不私見嫉被貶斥已而稍復見用遂與
繼明爭曲直由是益不妄合於世雖不復大用而契丹方遣
使數有所求兵誅元昊未克西北宿重兵公於是時天子常
委以河北陝西之重留守北京凡四年遷工部尚書資政殿
大學士河北安撫使慶曆六年拜武昌軍節度使陝西安撫

使知永興軍府事明年加宣徽院使卿延路經略使馬部
軍都部署判延州仍兼陝西安撫使皇祐元年加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留守北京其於二方面惠信著尤知夷狄情偽山
川險易行師制敵之要其在延州夏人數百驅畜產至界上
請降言契丹兵至衙頭矣國且圖願自歸公曰契丹兵至元
昊帳下當舉國取之豈容有來降者吾聞夏人方捕叛族此
其是乎不然誘我也拒而不受已而夏人果以兵數萬臨界
上公戒諸堡塞無得數輒出兵夏人以為有備引去自此
不復窺邊公於河北最久民愛之為立生祠明年改武勝軍
節度使猶在北京又改鎮安軍節度使在鎮四年猶上書言
鎮安一郡尔不足以自効願復守湯書未報得疾以至和三

年一作嘉元閏三月七日巳丑薨于陳州之正寢享年六十有

九天子輟視朝二日贈中書令諡曰文簡一本有以嘉祐二年十月十八日葬

河南府中縣神明年祔享太廟推恩加贈公大師尚書令

公累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開國廣平郡蘇本無爵公

封戶七千四百而實封二千一百賜號推誠保德守正翊戴

功臣娶陳氏封衛一作陳國夫人子男四人曰嗣隆太常博士

嗣弼殿中丞嗣恭太常博士嗣先大理寺丞女五人皆適良

族謹按程氏之先出自重黎至休父為周司馬國於程其後

子孫遂以為氏自秦漢以來之有其人程氏必顯而各以其

所居著姓後世因世至唐猶盛號稱中山程氏者皆祖魏安

鄉侯昱公中山博野人也世有積德至公始大顯聞臣脩以

謂古者功德之臣進受國寵退而銘於器物非獨私其後世

所以不忌君命示國有人而詩人又播其事聲於詠歌以揚

無窮今去古遠為制不同而猶有幽堂之石隧道之碑得以

紀德昭烈而又章蒙天子書而名之其所以照臨程氏恩厚

寵榮出古遠甚而臣又得刻銘其下銘臣職也懼不能稱曰銘

程以國氏世遠史分因居著姓各以其人公世中山在昔有聞

克大自公厥聲以振乃秉國鈞乃授將鉞出入其勤險夷一節

帝曰噫歎余有勞臣何以旌之有爛其文惟此勞臣實余同德

憂國在心匪勞以力二方有事諸將無功俾我舊老不遑居中

間息近蒲庶休厥躬有請一作不報奄云其終歿而後已茲可

謂忠惟帝之哀其言甚簡銘以述之萬世丕顯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居士集卷第二十二

臨川後學曾魯得之考異

古野後學蔡玘行素訂定

番陽後學李均度校理

碑銘二首

古漂後學俞允中校正

太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銘

并序 蘇本太尉上有守字而無并序字

至和二年七月乙未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王素奏事殿中已而泣且言曰臣之先臣旦相真宗皇帝十有八年今臣素又得待罪侍從之臣惟是先臣之訓其遺業餘烈臣實無似不能顯大而墓碑至今無辭以刻惟陛下哀惟不忘先帝之臣以假寵於王氏而勗其子孫天子曰嗚呼惟汝父旦事我文考真宗叶德一心克終厥位有始有卒其可謂全德元

老矣汝素以是刻于碑素拜稽首一有泣而二字出明日有詔史館

修撰歐陽脩曰王旦墓碑未立汝可以銘臣脩謹按故推誠

保順同德守正翊戴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充玉清昭

應宮使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追

封魏國公一作上柱國魏國公食邑一萬三千戶謚曰文正

王公諱旦字子明大名莘人也皇曾祖諱言滑州黎陽令追

封許國公皇祖諱徹左拾遺追封魯國公皇考諱祐尚書兵

部侍郎追封晉國公皆累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曾祖妣

姚氏魯國夫人祖妣田氏秦國夫人妣任氏徐國夫人邊氏

秦國夫人公之皇考以文章自顯以周之際逮事太祖太宗

為名臣嘗論杜重威使無反漢拒二虜多孫害趙普之謀以百

口明符彥卿無罪故世多稱王氏之陰德公之皇考亦自植

三槐于庭曰吾之後世必有為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公少

好學有文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為大理評事知平臨一作

江縣監潭州銀場再遷著作佐郎與編文苑英華遷殿中丞

通判鄭濠二州王禹偁薦其材任轉運使驛召至京師辭不

受獻其所為文章得試直史館遷右正言知制誥知淳化三

年禮部貢舉遷虞部員外郎同判吏部流內銓知考課院若

諫議大夫趙昌言參知政事公以姻避嫌求解職太宗嘉之

改禮部郎中集賢殿修撰昌言罷復知制誥仍兼修撰判院

事召賜金紫久之遷兵部郎中居職真宗即位拜中書舍人

數日召為翰林學士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封駁事公為人嚴

重能任大事避遠權勢不可干以私由是真宗益知其賢錢
若水名能知人常稱公曰真宰相器也若水為樞密副使罷
召對苑中問誰可大用者若水言公可藤本用字一真宗
曰吾固已知之矣咸平三年又知禮部貢舉居數日拜給事
中知樞密院事明年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再遷刑部侍郎
景德元年契丹犯邊真宗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得暴
疾命公馳自行在代元份留守二年遷尚書左丞三年拜工
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是時
契丹初請盟趙德明亦納誓約願守河西故地二邊兵罷不
用真宗遂欲以無事治天下公以謂宋與三世祖宗之法具
在故其為相務行故事慎所改作進退能否賞罰必當真宗

以而益信之所言無不聽雖他宰相大臣有所請必曰王其
以謂如何事無大小非公所言不決公在相位十餘年外無
夷狄之虞兵革不用海內富實群工百司各得其職故天下
至今稱為賢宰相公於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苟賢且材
一作矣必以其官而無眾以為宜其職然後遷其所薦引
人未嘗知寇準為樞密使當罷使人私告一作公求為使相公
大驚曰將相之位豈可求邪且吾不受私請準深恨之已而
制出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入見泣涕
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此真宗具道公所以薦準者準始媿
歎以為不可及故叅知政事李穆子行簡有賢行以將作監
丞居子家真宗召見慰勞之遷太子中允初遣使者召之無

字不知其所止百六宗命至中書問王其然後人知行簡公所
薦也公自知制誥至為相薦士尤多其後公薨史官修真宗
實錄得內出奏音乃知朝廷之士多公所薦者公與人寡言
笑其語雖簡而能以理屈人默然終日莫能窺其際及奏事
上前羣臣異同公徐一言以定今上為皇太子太子諭德見
公稱太子學書有法公曰諭德之職止於是邪趙德明言民
饑求種百萬斛大臣皆曰德明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書責
之真宗以問公公請勅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
真宗大喜德明得詔書慚且拜曰朝廷有人大中祥符中天
下大蚰真宗使人於野得死蝗以示大臣明日佗宰相有神
死蝗以進者曰蝗實死矣請示于一作朝率百官賀公獨以

為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真宗顧公曰使百官方賀
而蝗如此豈不為天下笑邪宦者劉承規一作以忠謹得幸
病且死求為節度使真宗以語公曰承規一作待此以瞑目
公執以為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為樞密使者奈何至今內臣
官不遇留後公任事以人有謗於上者公輒引咎未嘗自
辨至人有過矣雖人主盛怒可辨者辨之心得而後已榮王
宮火延前殿有言非天火請置獄劾火事當坐死者百餘人
公獨請見曰始失火時陛下以罪已詔天下而臣等皆上章
待罪今反歸咎於人何以示信且火雖有迹寧知非天譴邪
由是當坐者皆免日者上書言宮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
所與往還占一作問吉凶之說真宗怒欲付御史問狀公曰

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真宗怒不解蘇作欲付獄三字
公曰自取嘗所占問之書占問蘇本誤作召問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為
此必以為罪願并巨付獄真宗曰此事已發何可免公曰臣
為進相執國法豈可自為之幸於不發而以罪人真宗意解
至中書悉焚所得書既而真宗悔復馳取之公曰臣已焚之
矣由是獲免者衆公累官至太保以病求罷入見滋福殿真
宗曰朕方以大事託卿而卿病蘇本如此曰命皇太子拜公
公言皇太子盛德必任陛下事曰薦可為大臣者十餘人其
後不至宰相李及凌策二人而已然亦皆為名臣公屢以疾
請真宗不得已拜公太尉兼侍中五日一朝視事遇軍國大
事不以時入參決公益惶忍因卧不起以疾懇辭冊拜太尉

至清昭應宮使自公病使者存問日常三四真宗手自和藥
賜之疾亟遽幸其第蘇本無第字賜以白金五千兩辭不受以天
禧元年九月癸酉薨于家享年六十有一真宗臨哭輟視朝
三日發哀于苑中其子弟門人故吏皆被恩澤即以其年十
一月庚申葬公于開封府開封縣新里鄉大邊村公娶趙氏
封榮國夫人後公五年蘇本若十年卒子男三人長曰司封郎中
雍次曰贊善大夫冲次曰素女五人長適太子太蘇作傳韓
億次適兵部員外郎直集賢院蘇耆次適右正言范令孫次
適龍圖閣直學士兵部郎中呂公弼蘇本有諸孫十四公事寡嫂謹
與其弟旭相相一字友悌尤篤任以家事一無所問而務以儉
約率勵子弟使在富貴不知為驕侈一作兄子睦欲舉進士

公曰吾常以大一作盛為懼其可與寒士爭進至其薨也子
 素猶未官遺表不求恩澤有文集二十卷乾興元年詔配享
 真宗廟庭臣脩曰景德祥符之際盛矣觀公之所以相而先
 帝之所以用公者可謂至哉是以君明臣賢德顯名尊生而
 俱享其榮蘇入無其歿而長配於廟可謂有始有卒如明詔
 所褒昔者烝民江漢推大臣下之事所以見任賢使能之功
 雖曰山甫稷公之詩實歌宣王之德也臣謹考國史實錄至
 於搢紳故老之傳得公終始之節而錄其可紀輒聲一為
 銘詩昭示後世後世無昭示以彰先帝之明以稱聖恩褒顯王
 氏流澤子孫與宋無極之意銘曰
 烈烈魏公相我真宗真廟翼翼魏公配食公相真宗不言

躬時有大事事有大疑匪卜匪筮公為著龜公在相位終
 如默問其夷狄包裹兵革問其鄉士百工以職問其庶民
 織衣食相有一作賞罰功當罪明相一作黜升惟否惟能
 執其權衡萬物之平孰不事君胡能必信孰不為相其誰有
 終公薨于位太尉之崇天子孝思來庶清廟侑我聖考惟時
 元老天子念功報公之隆春秋後享萬祀無窮作為詩歌以
 諡廟工

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贈司空兼侍

中晏公神道碑銘蘇本無行至中十五字而有

至和元年六月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臨淄
 公以疾歸于京師八月疾少間入見天子曰噫子舊學之臣

也乃留侍講通英閣詔五日一朝前殿明年正月疾作不能
朝勅一作太醫朝夕往視有司除道將去其家公歎曰吾無
狀乃以疾病憂吾君即馳奏曰臣疾少間特愈矣乃止其月
丁亥以公薨聞天子震悼亟臨其喪以平即視公為恨贈公
司空兼侍中謚曰元獻有司請輟視朝一日詔特輟二日歎
三月癸酉葬公于許州陽翟縣麥秀鄉之北原既葬賜其墓
隧之碑首曰稽學之碑既又勅史臣脩其次公事具書于碑
下臣脩伏讀國史見真宗皇帝時天下無事天子方推讓功
德祠祀天地山川諸禮樂以文頌聲而稽學文章雋賢偉異
之人出公世家江西之臨川年始十四一日起田里進見天
子時方親閱天下貢士會廷中者千餘人與天宮臣齋官雜

太子以戶部員外郎充太子舍人賜金紫知制誥判集賢院
遷翰林學士充景靈宮判官太子左庶子兼判太常寺知禮
儀院公既以道德文章佐佑東宮真宗每所諮訪多以方寸
小紙細書間之由是參與機密凡所對必以其藁進示不洩
其後悉闕真宗閣中遺書得公所進藁類爲八十卷藏之禁
中人莫之見也初真宗遺詔章獻明肅太后權聽軍國事宰
相丁謂樞密使曹利用各欲獨見奏事無敢決其議者公建
言羣臣奏事太后垂簾聽之皆毋得見議遂定乾興元年
拜右諫議大夫兼侍讀學士遷給事中景靈宮副使判吏部
流內銓以揚講崇政殿遷禮部侍郎知審官院樞密副使遷
刑部侍郎上疏論張耆不可爲樞密使由是忤太后旨坐以

劉理助
笏擊其僕候折其齒罷留守南京大興學校以教諸生自五代以來天下學廢興自公始召拜御史中丞改兵部侍郎兼秘書監資政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知天聖八年禮部貢舉明年為三司使復為樞密副使未拜改參知政事遷尚書左丞太后謁太廟有請服衣冕者太后以問公公以周官后服對太后崩大臣執政者皆罷以公為禮部尚書知亳州徙知陳州遷刑部尚書復為御史中丞又為三司使知樞密院事拜樞密使再加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慶曆三年三月遂以刑部尚書中相位充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自公復召用而趙元昊及師出陝西天下弊於兵公數建利害請罷監軍無以陣圖授諸將使得應故為攻守及制財用

為一無字出入之要皆有法天子悉為施行自宮禁先以率天下而財賦之職悉歸有司卒能以謀臣元昊使聽約束乃還其王號公為人剛簡遇人必以誠雖處富貴如寒士樽酒相對歡如也得一善稱如已出當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等皆出其門及為相益務進賢材當公居相府時范仲淹韓琦富弼皆進用至於臺閣多一時之賢天子既厭西兵閔天下困弊奮然有意遂欲回群材以更治數詔大臣條天下事方施行而小人權倖皆不便明年秋會公以事罷而仲淹等相次亦皆去事遂已公既罷以工部尚書知潁州徙知陳州又徙許州三遷戶部尚書拜觀文殿大學士知永興軍充一路都部署安撫使徙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累進階至開

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爵臨淄公食邑萬二千戶實封三千
七伯戶公享年六十有五自少篤學至其病亟猶手不釋卷
有文集二百四十卷嘗奉勅脩上訓及真宗實錄文集類古
今文章為集選二百卷其公一作為政敏而務以簡便其民其
於家嚴子弟之見有時事寡姊孝謹未嘗為子弟求恩澤其
在陳州上問宰相曰晏某居外未嘗有所請其亦有所欲邪
宰相以告公公自為表問起居而已故其薨也天子尤哀悼
之賜予加等以其子景一作裕為崇文院檢討孫及甥之
未官者九皆命以官公初娶李氏工部侍郎暹已之女次孟
氏由真外郎廬州之女封鉅鹿郡夫人次王氏太師尚書
令超之女封榮國夫人子八人長曰居厚大理評事早卒次

承裕尚書屯田真外郎宣禮贊善大夫崇讓著作佐郎明遠
祇德皆大理評事幾道傳正皆太常寺太祝女六人長適戶
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富弼次適禮部侍郎三司使楊
察其四尚幼孫十有二一作人公既樂善而稱為知人士之
顯于朝者多公所薦達至擇其女之所從又得二人者如此
一有鳴呼字可謂賢也已銘曰

有姜之裔齊為晏氏齊在春秋晏顯諸侯傳載相子嬰稱于
丘其後無聞不亡僅存有婦自公厭聲以根公之顯聲實相
天子天子曰噫予考真宗唯多名臣以臻盛隆汝初事我王
官東宮以尊相子始卒一躬輔我以德有勞于邦公疾在外
來歸自洛天子曰留汝子舊學凡今在庭莫如汝舊孰以異

予唯子聖考今既亡矣孰為子老何以贈之司空侍中禮則
有加子思何窮有篆其文在其碑首天子之褒史臣有詔銘
以述之永昭厥後

居士集卷第二十二

熙寧五年七月日男發編定

居士集卷第二十三

臨川後學曾魯得之考異

古舒後學蔡玘行素訂定

雷陽後學李均度校理

碑銘二首

六友學俞允中校正

忠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恭王公神道

碑銘

并序

蘇本作贈太尉中書令武恭王魯公神道碑重出此篇
篇題同此但少武恭二字篇內亦多同刊本

惟王氏之先為常山真定人後世葬河南密

蘇本有縣字重
出本則無之

而密分入于管城遂為鄭州管城人其封國仍世于魯惟魯

武蘇誤作康公事太宗皇帝秉節治戎出征入衛乃受遺詔

輔真宗有勞有勤報卹追崇以有茲魯國是生魯武恭公公

蘇重出者無下公字少以父任為西頭供奉官至道二年遣五將討李

蘇無繼遷公從武康公出鐵門為先鋒殺獲甚衆軍至烏白
池諸將失期不得進公告其父曰歸師過險卒必亂乃以兵
前守隘號令吉脫此其軍曰亂行者斬由是士卒無敢先後
雖武康公亦為之按轡追兵望其軍整不敢近武康公歎曰
王氏有子矣後以御前忠佐為軍頭巡檢邢恣男子張洪霸
聚盜三州間歷吏不能捕公以氈車載勇士為婦人服盛飾
誘之即鄆道中賊黨爭前邀劫遂皆擒由是知名公以將
家子宿衛真宗為內殿直殿前左班都虞候捧日左廂都指
揮使累遷英州團練使今天子即位改博州團練使知廣信
軍徙知冀州遷康州防禦使歷龍神衛捧日天武四廂都指
揮使侍衛親軍步軍馬軍殿前都虞候步軍副都指揮使桂

福一州觀察使是時章獻太后猶臨朝有詔補一軍吏公曰
補軍吏政也敢挾詔書以干吾軍亟請罷之太后固欲與之
公不奉詔乃止及太后上僊有司請衛士坐甲公以為故事
無為太后喪坐甲又不奉詔於是天子知蘇作公可任大事
明道二年拜檢校太保兼署樞密院事遂為副使明年以奉
國軍留後同知院事又明年領安德軍節度使又明年加蘇
兼字檢校太尉宣徽南院使公為將善撫士而識與不識皆喜
為之稱譽其狀貌雄偉動人雖里兒巷婦外至夷狄皆知其
名氏御史中丞孔道輔字因事以為言乃罷公樞密蘇街一
拜武寧軍節度使言者已即以為右千牛衛上將軍知隨
州士皆為之懼公舉止口色如平時惟不接賓客而已久之

徒知蘇作曹州而孔道輔卒客有謂公曰此害公者也公愀然曰孔公以職言事豈可我者可惜朝廷亡一直臣於是言者終身以為愧而士大夫服公為有量慶曆二年起公為保靜軍留後知青州未行契丹聚兵幽涿遣使者有所求自河以北皆警言乃拜公保靜軍節度使知澶州契丹使者過澶州見公喜曰聞公名久矣乃得見於此邪公為言已衰老中國多賢士大夫因指坐客歷陳其世家使者竦聽是歲徙知真定府定州等路都部署改宣徽南院使判成德軍未行徙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公治其軍無撓其私亦不貸其過居頃之士皆可用契丹使人覘其軍或勸公執而戮之公曰吾軍整而使覘者得吾實以歸是屈人兵以不戰也明日大

閱于郊公執桴鼓並口師號令簡明進退坐作肅然無聲乃下令曰具糗糧聽鼓聲視吾旗所鄉契丹聞之震恐會復議和兵解徙知陳州道過京師天子遣中貴人問公欲見否公謝曰備邊無功幸得蒙恩徙內地不敢見明年徙河陽不行以宣徽使奉朝請已而出判相州六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澶州明年徙鄭州封祁國公又明年乞骸骨不許以為會靈觀使已而復判鄭州徙澶州除集慶軍節度使徙封冀國公皇祐三年遂以太子太師致仕太朝會許綴中書門下班居一歲天子思之起為河陽三蘇作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鄭州六年以本官為樞密使徙封魯國公既而上以富公弼為宰相且歲契丹使者來與之射使者曰天子以

公典樞密而用富公為相得人矣語聞上喜賜公御弓一矢
五十公善射至老不衰嘗侍上射辭曰幸得備位大臣舉止
為天下所視臣老矣恐不能勝弓矢上再三諭之乃手二矢
再拜一發中之遂將釋復位上固勉之再發又中由是左右
皆驩呼賜以襲衣命帶自寶元慶曆之間元昊叛河西兵出
蘇無兵法不如是也使士知畏愛而怯者勇勇者不驕以吾可勝
出字因敵而勝之爾豈名言哉其在樞密亦嘗自請臨邊不許凡
大謀議必以咨之其在外則遣中貴人詔問其言多見施用
公自致仕復起掌樞密凡三歲以老求去位至六七上為之
不得已以為景靈宮使徙武軍節度使又以為同平章制

置使五日一朝給其者以子若孫一人是歲公年七十有八

矣明年二月辛未以疾薨于家詔輟視朝二日蘇作

苑中贈太尉中書令其遺言曰臣有俸祿足以具死事不敢

復累朝廷願無遣使者護喪無厚賻贈天子惻然哀其志以

黃金百兩白金三千兩賜其家固辭不許以其年五月甲申

葬于管城明年有詔史臣刻其墓碑臣愚以謂自國家西定

河洛蘇作北通契丹罷兵不用幾四十年一日元昊叛幽

燕亦犯約二邊騷動而老臣宿將無在者公於是時屹然為

中國鉅人名將雖未嘗躬矢石攻堅摧敵而恩信已足撫士

卒名聲已足動四夷遂登朝廷典掌機密以老還仕復起于

家保有富貴身終老雖古之將帥及于是者其幾何人至

於出入勤勞之節與其進退綱繆君臣之恩意可以褒勸後
世如古詩書所載皆應法可書蘇作謹按曾武恭公諱德用
字元輔曾祖諱方治封將國公祖諱玄追封邢國蘇作公皆
贈中書令父諱越建蘇有中字雄軍節度使贈尚書令蘇有中字追封
曾國公諱曰武康公娶宋氏武勝軍節度使延渥之文初為
安定郡夫人追封蘇有中字國夫人五男四女男曰咸熙東頭供奉
官蚤卒次曰咸融京左藏庫使果州團練使次曰咸庶蘇作
度內殿崇班早卒次曰咸英供補庫副使次曰咸康內殿承
制銘曰

曾始錫封以褒武康爰暨武恭乃克有邦栢栢武恭其容甚
飭蘇重本備其名耳以動夷狄公治軍旅不寬不煩恩均令

齊千萬一人公在朝廷出入衛乃登大臣與國謀議公曰
蘇誤老矣乞臣之身帝曰蘇誤汝年耆臣亟其強越秉我樞
鈞禮不筋力老子敢侮公蘇誤在庭拜母踏釋若子與孫助其
興俯凡百蘇誤有位誰其敢儔惟時黃耇天子之優富貴之
隆亦有能保孰享其終如公壽考公有世德載勳旂常刻銘
有詔俾嗣其芳

贈刑部尚公余襄公神道碑銘并序蘇無

始興襄公既葬于曲江之明年其子仲荀走于亳以來告曰
余氏世為閩人五代之際逃亂于韶自曾高以來晦迹嘉道
至于博上府君始有祿仕而襄公繼之以大曲江僻在嶺表
自始興張文獻公有聲于唐為賢相至公復出為宋名臣蓋

余氏徙韶歷四世始有顯仕而曲江寂寥三百年然後再有
聞人惟公位登天臺正秩三品遂有爵土開國鄉州以繼美
前哲而為韶人榮至於公血贈謚始終之寵盛矣蓋褒有詔
卹有物贈有告而謚行老幼有議有狀合而誌之以閱諸幽
有銘可謂備矣惟是螭首龜趺揭于墓隧以表見於後世而
昭示其子孫者宜有辭而闕焉敢以為請謹按余氏韶州曲
江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皆不仕父諱某太常博士累贈太常
少卿公諱靖字安道官至朝散大夫守工部尚書集賢院學
士知廣州軍州事兼廣東東路兵馬鈐轄經畧安撫使柱國
始興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二百戶治平元年自
廣朝京師六月癸亥以疾薨子金陵天子惻然輟視朝一日

賻以粟帛贈刑部尚書謚曰襄明年七月某_{子甲}返葬于曲江
之龍歸鄉成山之原公為人質重剛勁而言語恂恂不見喜
怒自少博學強記至於歷代史記雜家小說陰陽律曆外暨
浮屠老子之書無所不通天聖二年舉進士為贛縣尉書判
校卒改將作監丞知新建縣再遷秘書丞刊校三史充集賢
校理天章閣待制范公仲淹以言事觸宰相汙罪諫官御史
不敢言公疏論之坐貶監筠州酒稅稍徙泰州已而天子感
悟亟復用范公而因之以被斥者皆召還惟公以便親乞知
英州遷太常博士丁母憂服除遂還為集賢校理同判太常
禮院景祐慶曆之間天下怠於久安吏習因循多失職及元
昊以夏叛師出久無功縣官財屈而民重困天子赫然思振

類弊以修百度既已更用二三大臣又增置諫官四員使言
天下事公其一人也即改右正言供職公感激奮勵遇事輒
言無所迴避姦諛權倖屏息畏之其補益多矣然亦不勝其
怨嫉也慶曆四年元昊納誓請和將加封冊而契丹以兵臨境上遣
使言為中國討賊且告師期請止毋與和朝之患之欲聽重
絕夏人而兵不得息不聽生事北邊議未決公獨以謂中國
馱兵久矣此契丹之所幸一日使吾息兵養勇非其利也故
用此以撓我爾是不可聽朝廷雖是公言猶曰夏冉不遣而
假公諫議大夫以報公程十餘騎馳出居庸因見虜於九十
九泉從容坐帳中辯言蘇作折往復數十卒屈其議取其要領
而歸朝廷遂殺夏冉臣元昊西師既解兵而北邊亦無事是

歲以本官知制誥史館脩撰而契丹卒自攻元昊明年使來
告捷又以公往報坐習虜語出知吉州怨家因之中以事左
遷將作少監分司南京公怡然還鄉里闔門謝賓客絕人事
凡六年天子每思之欲用者數矣大臣有不喜者弟正光祿
少卿于家又以為其一本作右領軍衛將軍壽州兵馬鈐轄辭不拜
皇祐二年祀明堂覃恩遷衛尉卿明年知虔州丁父憂去官
而蠻賊儂智高陷邕州連破嶺南州縣圍廣州乃即廬中起
公為秘書監知潭州即日疾馳在道改知桂廣南西路經畧
安撫使公奏曰賊在東而徙臣西非臣志也天子嘉之即詔
公經制廣東西賊盜乃趨廣州而智高復西走邕州自智高
初起交趾請出兵助討賊詔不許公以謂智高交趾叛者宜

聽出兵毋沮其善意累疏論之不報至是公曰邕州與交趾
接境今不納必忿而反助智高乃以便宜趣交趾會兵又募
儂黃諸姓酋豪皆縻以賊與之誓約使聽節制或疑其不可
用公曰使不與智高合足矣及智高入邕州遂無外援既而
宣撫使狄青會公兵敗賊於歸仁智高走入海邕州平公請
復終喪不許諸將班師以智高尚在請留公廣西委以後事
遷給事中諫官御史列疏言公功多而賞薄再遷尚書工部
侍郎公留廣西逾年撫緝完復嶺海肅然又遣人入特磨巖
取智高母及弟一人俘于京師斬之拜集賢院學士久之徙
知潭州又徙知青州再遷吏部侍郎嘉祐五年交趾寇邕州
殺五廵檢天子以謂恩信著於嶺外而為交趾所畏者公也

驛召以為廣西體量安撫使悉發荆湖兵以從公至則移檄
交趾召其臣費嘉祐諱之嘉祐皇恐對曰種落犯邊罪當死

願歸蘇作

取首惡以獻即械五人送欽州斬于界上邕人遮

道留之不得明年以尚書左丞知廣州 英宗即位拜工部

尚書代還道病卒享年六十有五公經制五管前後十年凡

治六州所至有惠愛雖在兵間手不釋卷有文集二十卷奏

議五卷三史刊誤四十卷娶林氏封曾郡夫人子男三人伯

莊殿中丞早卒仲荀今為屯田員外郎叔英太常寺太祝女

六人皆適士族孫一本有男四人孫女五人銘曰

余迂曲江仍世不顯奮自襄公有聲甚遠始興開國襲美于

前兩賢相望三百年間偉歟襄公惟邦之直始登于朝官有

言責左右獻納諫屏息慶曆之治實多補於逢時有事奔走
南北功書史官名在夷狄出入艱勤險夷一德小人之讒公
廢于里一方有警公起于家威行信結嶺海幽遐公之在焉
帝不南顧胡召其還殞于中踣返柩來歸詔人負土伐石刻
辭立于墓門以貽來世匪止詔人

居士集卷第二十二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居士集卷第二十二

臨川後學曾魯得之考異

古舒後學蔡玘行素訂定

苗陽後學李均度校理

古溧後學俞允中校正

墓表八首

石勇卿墓表

勇卿諱延年姓石氏其上世在幽州入于契丹其祖
自成始以其族間走南歸天子嘉一作嘉其來將祿之不可乃家
于宋州之宋城父諱補之官至太常博士幽燕俗勁武而勇
卿少亦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奇節偉行非常
之功視世俗屑無足動其意者自顧不合於時乃一混以
一作酒然好劇飲大醉頽然自茲由是益與時不合而人之從

其游者皆知愛勇卿落落可立而不知其材之有以用也年
四十八康定二年二月四日以太子中允秘閣校理卒于京
師曼卿少舉進士不中蘇字一兵宗推恩三舉進士皆補奉職
勇卿初不肯就張文節公素向之謂曰母老乃擇祿耶曼卿
矍然起就之遷殿直久之改太常寺太祝知濟州金鄉縣歎
曰此亦可以為政也縣有治聲者有用薦通判乾寧軍丁母永
安縣君李氏憂服除通判永靜軍皆有能名充館閣校勘累
遷大理寺丞通判海州還為校理 莊獻明肅皇字太后臨
朝勇卿上書請還政天子其後太后崩范諷以言見幸引常
言太后事者遽得顯官欲引曼卿曼卿固止之乃已自契丹
通中國德明盡有河南而臣屬遂務休兵養息天下然內冰

弛武三十餘年曼卿上書言十事不報已而元昊反西方用
兵始思其言召見稍用其說籍河北一河東陝西之民得鄉
兵數十萬曼卿奉使籍兵河東還相旨賜緋衣銀魚天子方
思蓋其才而且病矣既而聞邊將有欲以鄉兵扞賊者咲曰
此何吾粗也夫不教之兵勇怯相雜若者見敵而動則勇者
亦半而潰矣今或不暇教不若募其敢行者學則人人皆勝
兵也其視世事蔑若不足為又聽其施設之方雖精思深慮
不能過也狀貌偉然喜酒自家若不可緹以法度退而質其
平生趣取舍大節無一悖于理者遇人無賢愚皆盡竹歡稱
及問而可不天下是非善惡當其意者無幾人其為文章勁
健福其意氣有子濟滋天子聞其喪官其一子使祿其家既

卒之三十七日葬于太清之先塋其友歐陽脩表於其墓曰
嗚呼曼卿寧自混以為高不以屈以合世可謂自重之士矣
士之所負者愈大則其自顧也愈重自顧愈重則其合愈難
然與共大事立奇功非得一無難合自重之士不可為也古之
賢士之人未始不負高世之志故寧或毀身污迹卒困於無
聞亦老且死而幸一遇猶克少施於世若曼卿者非徒與世
難合而不克所施亦其不幸不得至乎中壽其命也夫其可
哀也夫

尚書屯田員

郎李君墓表

漢水東至乾德匯而南民居其衝水悍暴而岸善崩然其民
尤一亩完其下南山一作之材治室一作至聚居蓋數千家皆安然易

漢而自若者以有石隄為可恃也景祐五年余始為其縣公
既行漢上臨石隄問其長老皆曰吾李君之作也於是喟然
而嘆求李君者得其孫厚舉進士好學能自言其世云李氏
貝州清河人君舉進士中淳化三年乙科鎮州真定主簿
化基為吏以強察自喜惡君廉直不為屈多求事可釀為罪
者責君理之君辨愈明不可污卒服其能反薦之遷威虜軍
判官秩滿一無河北轉運使又薦為冀州軍事判官逾年一無吏
部考一無籍凡四較考者外皆召還公考當召是時契丹侵邊
冀州獨乞留君督軍餉課為最多遷大理寺丞乘傳治一作壁
州疑獄既還轉運使又請通判冀州督旁七縣軍餉課尤多
而民不勞遭歲饑悉出庾粟以貸民且曰凶豐甚必復使豐

而歸諸度是化吾朽積而為新乃兩利也轉運使以為然因
請君益貸貝魏滄棣諸州後歲果豐饑民德君粟歸諸度無
後者蓋賴而活者數十萬家年有屋三轉運使上冀人言乞留許
留一歲就拜殿中丞歲滿將去冀民夜私入其府壘其居若
不可出君諭之乃得去通判河南府未行契丹兵指邢洛天
子擇吏之能者改君通判邢州其守無趙守一當守邢以扞
寇辭不任邢事天子曰李某佐汝可無患守一至邢悉以州
事任君御史中丞王嗣宗辟推直官遂薦為御史以疾不拜
求知光化軍作所謂石隄者孫何薦其材拜三司戶部判官
改知建州皆以疾辭又求知漢陽軍居三歲而漢陽之獄空
者二歲卒以疾解退居于漢旁大中祥符六年五月某日卒

于家遂葬縣東遵教鄉之友于村家本支子子孫因留家焉君諱
仲芳字秀之享年五十有三一作官云尚書宅田負外郎君為
人敦敏而材以疾中止一有善不事其厚用不既其能字余聞古之有德於民者歿
則鄉人祭於其社今民既不能祠君于一作漢之旁而其墓
幸在具縣余令也又不表以示民嗚呼其何以無乃德家本
俾其孫宣蘇刻石于隄以永君之揚一作賜

內殿崇班薛君墓表蘇州本無此篇

公諱堊字宗道姓薛氏資政殿奉士兵部尚書簡肅公之弟
薛之世德終始有簡肅公之誌與碑公官至內殿崇班以某
年某月某日卒官于蜀州其子仲孺以其喪歸葬于絳州之
正平先葬而來乞銘以誌予幸嘗紀次簡肅公之德而又得

銘曰公躬直清官以材稱惟賢是似不愧其兄既葬而仲孺
又來請曰銘之藏誠非以永吾先君子言不朽然不若碣于
隧以表見于世之昭昭也予惟薛氏於絳為著姓簡肅公於
公為兄弟而公之世德予既見之銘而其子又欲碣以昭顯
于世可謂孝矣然予考古所謂賢人君子功臣烈士之所以
銘見于後世者其言簡而著及後世衰言嗜疑於不信始繁
其文而猶患於不章又備其行事惟恐不為世之信也若薛
氏之著于絳簡肅公之信于天下而予之銘公不愧於其
則公之銘不待繁言而信也然其行事終始予亦不敢畧而
誌諸墓矣今之碣者無以加焉則取其可以簡而著者書之
以慰其子之孝思而信于絳之人云

連處士墓表

連處士應山人也以一布衣終乎家而應山之人至今思之
其長老教其子弟所以孝友恭謹禮讓而溫仁必以處士為
法曰為人如連公足矣其矜寡孤獨凶荒饑饉之人皆曰自
連公亡使吾無所告依而生以為恨嗚呼處士居應山非有
政令恩威以親其人而能使人如此其所謂行之以躬不言
而信者歟處士諱舜賓字輔之其先閩人自其祖光裕嘗為
應山令後為磁鄧二州推官卒而反葬應山遂家焉處士以
舉毛詩一不中而其父正以疾廢于家處士供養左右十餘
年因不復仕進父卒家故多貲悉散以贖鄉里而教其二子
以學曰此吾貲也歲饑出穀萬斛以糶而市穀之價卒不能

增及旁近縣之民皆賴之盜有竊其牛者官為捕之甚急盜窮以牛自歸處士為之媿謝曰煩爾送牛厚遺以遣之嘗以事之信陽遇盜於西關左右言以處士盜曰此長者不可犯也捨之而去處士有弟居雲夢得者之得疾而卒以蘇其柩歸應山應山之人去縣數十里迎笑半負其柩以還過縣市市人皆哭為之罷市三日曰蘇當為連公一作當與處士行喪處士生四子曰庶庸膺其二子教以學者後皆舉進士及第今庶為壽春令庠為宜蘇本城令處士以天聖八年十二月某日卒慶曆二年某月日葬于安陸蔽山之陽自蘇本卒至今二十年應山之長者識處士者與其縣人嘗頌以為生者往往尚皆在其子弟後二聞處士之風者尚未遠使更三四世至

于孫曾其所傳聞有時而失則懼應山之人不復能知處士之詳也乃表其墓以告于後人一作八年閏正月一日廬陵歐陽脩述

尚書屯田員外郎張君墓表 蘇本作張屯田墓

君諱谷字應之世為開封尉氏人曾祖節祖遇皆不仕父炳為鄭州原武縣主簿因留家焉今為原武人也君舉進士及第為河陽河南主簿蘇州觀察推官開封府士曹參軍遷著作佐郎知陽武縣通判眉州累遷屯田員外郎復知陽武縣以疾致仕卒于家享年五十有九君為人剛介蘇作好學問事父母孝與朋友信其為吏潔廉所至有能稱其在河南時予為西京留守推官與謝希深尹師魯同在一府其所與游

雖他掾屬賓客多材賢少壯馳騁於一時而君居其間年尚少獨苦羸疾肺唾血已十餘年幸其疾少間輒亦從諸君飲酒諸君愛惜而止之君曰我豈久生者邪雖他人視君亦若不能勝朝夕者其後同府之人皆解去而希深師魯與當時少壯馳騁者喪其十八九而君癯然唾血如故後二十年始以疾卒君雖病羸而力自為善居官為吏未嘗廢學問多為賢士大夫所知乃知夫康強者不可恃以久而羸弱者未必不能生雖其遲速長短相去幾何而彊者不自勉或死而泯沒於無聞弱者能自力則必有稱於後世君其是已君嘗謂余曰吾旦暮人耳無所取於世也尚何區區於仕哉然吾嘗哀祿之及於親者薄若幸得不死而官登于朝冀竊國家褒

贈之寵以榮其親然後歸病于原武之廬足矣乃

益田治

室於原武以待君自河南蘇州累為名公卿所薦

遷紫作

為郎官贈其父太子中允詐母宋氏京兆一作同縣大君於是

遂致仕歸于原武營其德政鄉之張固村原將葬其親下以

皇祐五年十一月某日用事前四日君亦卒遂以其日從葬

于原上予與君遊久記其昔所謂予者且哀君之賢而不幸

又嘉君之志信而有成於其葬也不及銘乃表於其墓君娶

祝家氏封華陽縣君有子曰損試將作監主簿至和二年三

月七日翰林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知制誥充史館脩撰歐陽

脩撰

龍武將軍薛君墓表

薛姓居河東者自唐以來族最盛 宋興百年而薛姓五顯
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贈兵部尚書簡肅公當天聖中
參輔大政以亮直剛毅為時名臣公絳州 正平人也子直
孺早卒無後以其弟之子仲孺為後然其兄弟五人及其諸
子皆用公廕祿仕以忠厚孝謹多材能為絳大族君諱某字
某簡肅公之兄也少有高節仕而不得志退老于家以德行
文學為鄉善人君少好學工為文辭應有司格既而曰是豈
足學也哉乃棄而不為其後簡肅公貴顯以恩例補君右班
殿直君篤愛其弟不得已而強起就職君頃之卒棄去遂不
復仕君居鄉里孝悌於其家忠信於其朋友禮讓於其長老
鄉里之人始而愛久而化既歿而猶思焉君以天聖二年十

一月某日以疾卒于家享年六十有九以某年某月某日葬
于正平縣清原鄉之周林原曾祖景贈太保祖溫瑜贈太傅
父光化三代諱家蘇作某國贈太師母曰鄭國夫人費氏子男二人長曰
長孺今為尚書虞部員外郎知絳州軍州事次曰良孺殿中
丞女三人君以子恩累贈右龍武軍將軍夫人鄭氏正平縣
太君君卒之若干年其子始以尚書郎來守是州子薛氏婿
也且嘉君之隱德以終而有後乃為表其墓既而作詩以遺
之曰

伊絳之人其出如雲往于周原從我邦君周原有墓鬱鬱其
松絳無居人惟卿是從來以春秋執事必躬邦君在絳禮我
耆艾惟父之執其恭敢息邦君有政惠我後生從民上冢間

里之榮嗟我絳人考慈友悌為善有後惟邦君是視

永春縣令歐君墓表

蘇本無永春縣令四字止作歐陽君墓表疑衍陽字

君諱慶字貽孫姓歐氏其上世為韶州曲江人蘇有後徙均

州之鄭鄉文徙襄州之穀城乾德二年分穀城之陰城鎮為

乾德縣隸光化軍歐氏遂為乾德人脩嘗為其縣令問其故

老鄉間之賢者皆曰有三人焉其一人曰太傅贈太師中書

令鄧文懿公其一曰尚書屯田郎中蘇國忠其一人曰歐君

也三人者學問出處未嘗一日不同其忠信篤於朋友孝悌

稱於宗族禮義達于作鄉間乾德之人初未識學者見此三

人皆尊禮而愛親之既而皆以進士舉于鄉里一無而君獨黜

乎有司後二十年始以同三禮出身為潭州湘潭主簿

司法叅軍監考城酒稅遷欽州軍事推官知泉州永春縣事

而鄉公已貴吉誤顯于朝君尚為州縣吏所至上官多鄉公故

舊君絕口不復道前事至終其去不知君為鄉公友也君為

廉吏貧宗族之孤幼者皆養于家居鄉里有訟者多就君

曲直得一言遂不復爭人至于今傳之嗟夫三人之為道無

所不同至其窮達何其異也而三人者未有動於其心雖乾

德之人稱三人者亦不以貴賤為異則其幸不平亦豈足為

三人者道哉然而達者昭顯于一時而窮者泯沒於無述則

為善者何以勸而後世之來者何以考德於其先故表其墓

以示其子孫君有子世英為劉城縣令世勳舉隸士君以天

聖七年卒享年六十有四葬乾德之西北廣節山之原一有

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

故大理寺丞河南府司錄張君諱汝士字堯夫開封襄邑人也明道二年八月壬寅以疾卒于官享年三十有九卒之七日葬洛陽北邙山下其友人河南尹師魯誌其墓而廬陵歐陽脩為之銘以葬之速也不能刻石乃得金谷古塋命大原王顥以丹為隸書納于縣齋中嘉祐二年某月某日其子吉甫山甫改葬君于伊闕之教忠鄉積慶里君之始葬北邙也吉甫纔數歲而山甫始生余及送者相與臨穴視定_{蘇記封}哭而去今年春余主試天下貢士而山甫以進士試禮部乃來告以將葬其先君因出銘以亦余蓋君之卒距今二十有五年矣初天聖明道之間錢文僖公守河南公家子特以文

字仕至貴顯所至多招集文士而河南史屬適皆當世賢材知名士故其幕府號為天下之盛居其一人也文僖公善待士未嘗責以史職而河南又多名_{一無}山水竹林_{一作}茂樹奇花

怪石其平臺清池上下荒墟草莽之間余得日從賢人長者賦詩飲酒以為樂而君為人靜默修潔常坐府治事省文書尤盡心於獄訟初以辟為其府推官_{一作}審既罷又辟司錄河南人多賴之而守尹屢薦其材君亦工書喜為詩聞則從余遊其語言簡而有意飲酒終日不亂雖醉未嘗頽隨與之居者莫不服其德故師魯誌之曰飭身臨事余嘗愧堯夫堯夫不余愧也始君葬皆以其地不善又速葬_{其禮}不備君夫人崔氏有賢行能教其子而二子孝謹克自樹立卒能改葬君

如吉卜君其可謂有後矣自君卒後文僖公得罪貶死漢東
吏屬亦各引去今師魯死且十餘年王顧者死亦六七年矣
其送君而臨穴者及與君同府而遊者十蓋八九死矣其幸
而在者不老則病且哀如予是也嗚呼或哀生死之際未始
不知是是豈足道哉惟為善者能有後而托於文字者可
無窮故於其改葬也書以遺其子俾碣于墓且以寫余之思
焉吉甫今為大理寺丞知緱氏縣山甫始以進士賜出身古
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史館脩歐陽脩撰

居士集卷第二十四

居士集卷第二

墓表六首

尚書屯田員外郎贈兵部員外郎錢君墓表

蘇本作錢屯田墓表

君諱洽字良範姓錢氏世為彭城人後徙吳興自君之七世
祖寶又徙常州之武進曾祖諱其祖諱其父諱其世曆末五
代錢氏起餘杭樞浙東西為吳越王於是時常州或屬江南或
屬吳越而武進錢氏獨不顯方以儒學廉讓行于鄉里連三
世不仕宋吳取江南常州歸于有司君始以州進士舉中景
德二年甲科試秘書省校書郎為揚州廣陵潮州海陽縣

令遷寧國軍節度推官監黃州麻城茶場遂知縣事遷著作佐郎知蘄州蘄水懷安軍金堂縣又遷秘書丞知泰州如臯縣再遷屯田員外郎通判宣州未行明道二年六月十一日以疾蘇無以疾二字卒于家享年五十有二君少好學能為文辭家貧其母賢嘗躬織紉以資其學問每夜讀書蘇有年二止字母為滅燭止之君陽卧母且睡輒復起讀蘇有年二止字州舉進士第一試禮部高第遂中甲科為市人長於決獄歷六縣皆有能政潮州自五代時劉氏暴殘其民君為海陽經年民歸業者千餘戶由是海陽升為大縣潮之大姓某氏火迹其來自某家吏捕訊之某家號冤不服大守刁湛曰獄非錢君不可君問大姓得火所發林足驗疑聖虎家物因率

吏入仇家取牀折足合之皆是仇人蘇本作仇家即服曰火自我出

然故遺其迹某家昔欲自免也某家誠寃君即日出某家獄致仇人以法舉州稱焉蘇無此字神明其佐宣州數決大獄及旁近郡

獄有疑者皆歸決於君工部侍郎凌策知宣州尤稱君文學白

吏事不足汚子當以文章居臺閣欲薦其文未及而策卒初

宣州官歲市茶于涇縣命君主之策子不肖以惡茶數千斤

入于官君立焚之以白策策益以此知君策卒君歎曰世無

知我者矣在麻城以茶課歲增五倍遂遷著作金堂故多盜

君以伍家脫作五保籍民察其出入凡為盜者許其徒告以贖罪

盜遂止會甘露降其縣明年麥禾大稔麥一莖五岐禾一莖

五穗者縣人以為君政所致謂之錢公三瑞君歎曰吾知治

民爾瑞豈吾致哉。人為君立生祠如舉民不農桑以益
為生君曰使民足以衣食益猶農也乃悉求鹽利害為條
目民便其利而益最增積以石數者至四十五萬君在如舉
時年五十或歎其仕不達君曰使吾政行於民是達也蔡文
忠公為御史中丞數欲引君為御史會君卒君平生所為文
車三百餘篇號曰悔書君之皇考贈殿中丞母諸葛氏封萬
年縣太君徙封福昌娶蔣氏初封樂安縣君又封福清子男
五人曰公諫公瑾公誦公儀公佐蔣氏有賢行自君之卒曰
以君所為勗其五子以學蔣氏後君二十年以卒卒時公瑾
公輔皆以進士及第公瑾為新鄭尉公輔以文章知名當世
為太常丞集賢校理公氏自其祖寶徙武進其居與葬

其縣之遵教鄉敦行。皇慶曆二一作年九月庚申公諫等

葬于其居之東北。皇里水之北。至和二年三月壬午。

字上八以蔣夫人從歐陽脩曰錢姓出陸終蓋顯頊之苗裔始

以士為周官。又以為姓自三代以來無甚顯者。至唐末錢

氏多居東南。及鏐乘山世蘇起餘杭。有地三十州。號蕪吳

越。而王者幾百年。而武進錢氏獨以隱德累世。不顯。豈以力

者如彼。而以德者如此哉。豈其盛衰遲速之理。固有不同哉。

此段當有銘曰武進之錢自寶七世至君。有聞。又有賢子

不墜。益彰其執執止。益恃力者雖盛。而必衰。以德者愈遲

而終顯。立石刻辭。共示彌遠。

大常博士周君墓表

有為行君子曰周君者孝於其親友於其兄弟父母喪與
其兄某弟某居于倚閭不飲酒食肉者三年其言必戚其哭
必哀除喪而癯然不能勝人事者蓋久而後復自孔子在魯
而魯人不能行三年之喪其弟子疑以為問則非魯而他國
可知也孔子歿而其後世又可知也今世之人知事其親者多
矣或居喪而不哀者有矣生能事而死能哀或不知喪禮者
有矣或知禮而以謂喪主於哀而已不必合於禮者有矣如
周君者事生盡孝而喪盡哀而以禮者也禮之失久矣喪
禮尤廢也今之居心者惟仕宦婚嫁聽樂不為此特法令
之所禁爾其衰廢之數哭泣之節居處之別飲食之變皆
莫知夫有禮也存亡位者不以身率其下在下者無所望於

其上其遂廢矣乎故吾於周君之所取也君諱堯御字

子俞道州永明家蘇宣本諱字人也天聖二年舉進

士累官至太常博士歷一作二州司理參軍桂州

司錄知高安寧化二縣通判饒州未行以慶曆五年六

月朔日卒于朝集之舍享年五十有一皇祐五年某月

日葬于道州永明縣之紫微岡其祖諱某父諱

某贈某官母唐氏封某縣太君其母某氏封某縣君居學

長於毛鄭詩左氏春秋家貧不事生產喜聚書居官祿

雖薄常分俸以贖宗族朋友人有慢已者必厚為禮以

愧之其為吏所居皆有能政有文集二十卷君有子七

人曰諭鼎州司理參軍曰詵湖州歸安主簿曰諮曰諷

曰謹曰說曰誼皆未仕嗚呼孝非一家之行也所以移於
事君而忠仁於宗族而睦交於朋友而信始於一鄉推之
四海表于金石示之後世而勸考君之所施者無不可以
書也豈獨俾其子孫之不墮也哉

右班殿直贈右羽林軍將一平唐君墓表

嘉祐四年冬 天子既受祿享之福推恩群臣並進爵秩既
以及其親若在若亡無有中外遠邇於是天章閣待制尚
書戶部員外郎唐君得贈其皇考職衛府君為右羽林軍
將軍府君諱拱拱家本作蘇同字某一無其字其先晉原人後徙為
錢塘人曾祖諱休復唐天復中舉明經為建威武一作軍節度
推官祖諱仁恭仕吳越王為唐山縣令累贈諫議大夫父諱

謂官至尚書職方郎中累贈禮部尚書三代諱家蘇府君

以父廕補太廟齋郎改三班借職再遷一作右班殿直舒

州孔城鎮禮州酒稅巡檢泰州鹽場漳州兵馬監押乾興

元年七月某日以疾卒于官享年四十有六府君孝悌於

其家信義於其朋友廉讓於其鄉里其居於官名公鉅人皆

以為將而未及用也享年不永君之哀之有子曰介字子方

舉進士皇祐中嘗為御史以言事切直貶春州別駕當是時

子方之風慄動天下已而天子感悟貶未至而復用之今列

侍從居諫官自子方為秘書丞始贈府君為太子右清道率府

率其為尚書蘇無尚主客員外郎殿中侍御史裏行又贈府

君為右監門衛將軍其為尚書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權

開封府判官又贈府君為右屯衛將軍其遷戶部員外郎河
東轉運使又贈府君為驍衛將軍蓋自登于朝以至榮顯遇
天子有事于天地宗廟推恩必及焉府君初娶博陵崔氏
贈仙游縣太君後娶崔氏贈清河縣太君皆衛尉卿仁冀之
女生一男介也五女長適大子中舍盧圭次適歐陽昊早立
次適橫州推官高定次適進士陸平仲次適著作佐郎陳起
慶曆三年八月某日以府君及二夫人之喪合葬于江陵龍
山之東原後十有七年廬陵歐陽明乃表於其墓曰嗚呼余
於此見朝廷所以褒寵勸勵臣子之意豈不厚哉又以見
士之為善者雖埋沒幽鬱其潛德隱行必有時而發而遲
速顯晦在其子孫然則為人之子者其可不自勉哉蓋古

之為子者祿不逮養則無以及其親矣今之為子者有克自
立則尚有榮名之能焉其所以教人之孝者篤於古也深矣
子才進用於時其所以榮其親者未知其止也姑表以待
焉

胡先生墓表

先生諱瑗字翼之一作胡氏其上世為陵州一作人後為秦州
加一作阜陵人先生為人師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者達昏愚
者勵而頑傲者革改其為法嚴而信為道久而尊師道廢久
矣自明道景祐以來一作學者有師惟先生暨泰山孫明復石守
道三人而先生之法最盛其在湖州人齒子弟子去來常數百
人各以其經轉相一作授其教學之法最脩行之數年東南之

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為學慶曆四年天子開天章閣與大
臣講天下事始慨然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大學於蘇作京
師而有司請下湖山取先生之法以為大學法至今為著令
後十餘年先生始東居大學學者自遠而至大學不能容取
房官署一作以為學舍禮部貢舉歲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
居四五其蘇無高弟者知名當時或取蘇作甲科居顯仕其
餘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遇之無
字二不問可知為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生不問可知為
胡公也先生初以白衣見天子論樂拜試一有秘書省校
書郎辟丹州軍事推官改密州觀察推官丁父憂去職服除
為保寧軍節度推官遂居湖學召為諸王宮教授以疾免已

而以太子中舍致仕遷殿中丞於家皇祐中驛召至京師議
樂復以大理評事兼大常寺主簿又以疾辭歲餘為光祿寺
丞國子監直講廼居大學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嘉祐元
年遷太子中允充大章閣直講仍居大學已而病蘇作不能
朝天子數遣使者存問又以大常博士致仕果歸之日大學
之諸生與朝廷賢士大夫送之東門執弟子禮路人嗟歎
以為深以四年六月六日卒于杭州享年六十有七以明
年十月五日葬于烏程何山之原其世次官邑與其行事
莆陽蔡君謨具一作誌于幽堂嗚呼先生之德在乎人不
待表而見於後世然非此無以慰學者之思乃揭于其墓
之原六年八月三日廬陵歐陽脩述

瀧岡阡表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占于瀧岡之六十年其子脩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脩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貧貧言作窮今從碑自力於衣食以長以叙俾至于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為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豈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為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殖諸本作植今從碑以庇而為生吾何恃而能自守邪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為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一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下如養之薄也問御酒食則又

涕泣曰昔常吾一竹不足而今有餘其何以及也始吾吉作吾始今從

碑及家一二見之以為新免於喪適然耳既而其後常然

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

汝父為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

我求其空不得前乎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

與我皆無恨也一無矧求而有得邪以其有求而吉求而字

碑本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蘇晚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

之所死而世一作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劍家作汝而

立于旁因指而歎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

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

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

能知其居于家無所珍飾而所為如此是真發於中者
邪嗚呼其心厚於仁者邪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
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博於物要其心
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脩泣而志之不敢
忘先公少孤力學成平三年進士及第為道州判官泗綿
二州推官又為泰蘇該作泰字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
之瀧岡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為江南名族太夫人
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興安康彭城
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微一作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
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
其後脩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古本依外集墓表初
平有汝家故貧賤也

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自先公之亡二十
年脩始得祿而養又十有二年列官于朝始得贈封其
親又十年脩為龍圖閣直學士尚書一無尚書二字吏部郎中
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終一作于官舍享年七十有二
又八年脩以忤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
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故一作自嘉祐以來逢國大
慶公加寵錫皇曾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師中書令
兼尚書令曾祖妣累封楚國大夫人皇祖母府君累贈金紫
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曾
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皇祖母
越國太夫人以上初郊皇考賜爵為崇國公大夫人進號

魏一作國於是小子脩汝而言曰嗚呼為善無不報而遲速
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
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
以表見於後世而在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于碑
既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脩
者並揭于阡俾知夫小子脩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幸
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熙寧三年歲次庚戌四
月辛酉朔十五日乙亥男推誠保德崇仁初戴節臣
觀文殿學士進行兵部尚書知青州軍州事兼管內勸
業使充京東東路安撫使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
千三百戶實封壹千二百戶脩表

後舉賢自方正直言極諫一有對策二字今為翰林學士尚書兵部員

外郎知制誥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家本作某官夫人初用子恩追封福壽一作孫

君其後長文貴顯以夫人為請天子曰近臣吾所寵也有請

其可不從乃特追封夫人為北海郡君長文號汝頓首曰臣

奎不才蘇享厚祿不得及其母而天子寵以此俾以報其

親蘇臣奎其何以報當是時朝廷之士大夫吳氏之鄉

黨鄰咨嗟嘆息曰吳氏有子矣嘉佑四年蘇長文請書

于朝將以明年正月丁酉家本作葬葬夫人于鄆州之魚山蘇

銘五夫人生三男曰奎奄胃今夫人生一男曰參女三人蘇

男女九人二人家本皆曾孫女二人銘曰

奎顯美奄早亡胃與參仕方強以一子榮一鄉生雖不及歿

有光孫曾多一作有後愈昌

長安郡大君盧氏墓誌銘并序 家本無并序字

長安郡大君盧氏尚書刑部侍郎蔡公諱琇之夫人端明殿
季士尚書禮部侍郎襄之母也以治平三年十月某日卒于
杭州之官舍享年九十有二嗚呼可以為壽矣夫壽者洪範
所謂五福也福者百順之名也故離之雖為五必合而不闕
其一然後為福之備也蓋五者在人其一曰德而其四在天
必有其一於已然後能致其四而有諸已者或厚或薄故其
所致亦有備有不備焉夫老而貧且病者是人之所哀非福
也壽且富康而無德以將之謂之賊與不仁非福也三者具
而又有德而死非其命者謂之不幸非福也故曰必不其闕

集賢校理丁君墓表

君諱寔字元珍姓丁氏常州晉陵人也景祐元年舉進
士及第為峽州軍事判官淮南節度掌書記杭州觀察判
官改太子中允知剡縣徙知端州遷太常丞博士坐海賊
僮智高陷城出守奪一官徙置黃州久之復得太常丞監
湖州酒稅又復博士知諸暨縣編校秘書閣書籍遂為校理
同知太常禮院君為人外和怡而內謹立望其容貌進趨知
其君子人也居鄉里以文行稱少孤與廿六兄篤於友悌兄亡
服喪三年曰五不幸幼失其親兄吾父也慶曆中詔天下大
興學校東南之學者而湖杭尤盛君居杭學為教授以其
素所學問而自修於鄉里者教其徒久而學者多所成就其

後 天子患館閣職廢特置編校八員其選甚精乃自諸暨
召居私閣君治以縣聽決精明賦役有以民畏信而便安之
其始治刻也如以後治諸暨刻隣邑也其民聞其來謹曰此
刻人愛而思之謂不可復得者也今吾民乃幸而得之而君
亦以治刻者治之由是所至有聲及居閣下淡然不以勢利
動其心未嘗走諸公卿與諸學士群居恂恂人皆愛親之蓋
其召自諸暨已口誤作也今依家以材行選及在館閣久而朝
廷益知其賢矣宗每論人物屢稱之國家自削除僭偽東南
遂無事偃兵弛備者六十餘年矣而嶺外尤甚其山海荒闊
列郡數十皆為下州朝廷命吏常以一縣視之故其守無城
其戍無兵一日智高乘不備陷邕蘇誤州將吏有衆萬餘

無恨也於是相與論著君之大節伐石紀辭以表見於後世
庶幾以慰其思焉熙寧元年六月十四日廬陵歐陽脩述

居士集卷第二十五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贊等編定

周石墓表諸本皆作君諱某字某州某縣人朝佐竊謂篤行
君子正賴公文以傳遠豈可逸其名字鄉里乃為考春陵志
悉書之

居士集卷第二十六

臨川後學曾魯得之考異

古舒後學蔡玘行素訂定

番陽後學李均度校理

古溧後學俞允中校正

墓誌四首

尚書虞部台員外郎尹公墓誌銘

公諱仲宣姓尹氏尹氏世居太原無顯者由公之父贈刑部

侍郎諱文化始舉毛詩登某蘇本無此字科蘇有能字以材敏稱於當

時仕至尚書都官郎中於今人士語尹氏者往往能稱其名

字由是始有聞人刑部葬其父於蘇本無此字河南今為河南

蘇無此字人公舉周易咸平三年中第歷梓州銅山鳳翔麟

游二主簿京兆府司理參軍潞州襄垣主簿遷汝州梁蘇有麟字

懷州武陟二令又遷蜀州軍事判官薦其能者數十蘇作人
拜大理寺丞太子中舍殿中丞國子博士尚書虞部員外郎
歷知汝州之葉鄭州之滎陽蘇有又知大寧監通判華州又
知資州皆有政能一作績最後知郢州至州之三日晨起衣冠
得疾一有及卒實京祐四年三月七日也年七十一以五年
十一月二十八日葬壽安母鄭氏德興縣太君妻張氏壽安
縣君子七人源洙湘沖淑沂泳諸孫十餘人公既卒許州進
士朱生游資州資人蘇作家家能道公之遺事及聞公喪皆
巷哭其吏與民各以其類之浮屠發哀受弔朱生既得公善
十餘事為作遺愛錄以遺資人朱生未嘗識公者而言若茲
信矣嗚呼善人之為善也生不赫赫於當時則其遺風餘思

在乎者必有時而著公生而為善歿也見稱思上有

也見銘者所以名其善功以昭後世也家銘曰

物塞而通必艱其初至于大身乃燁而敷尹氏之先以空不

耀自公再世始發其奧公不墜德有善在人孰當其興在子

與孫一作孫

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謝公墓誌銘

朝散大夫行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知鄧州軍州事兼管

內勸農使上輕車都尉陽夏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

魚袋謝公諱絳字希深其先出於黃帝之後任姓之別為十

族謝其一也其國在南陽死三代之際以微不見至詩為高

始言周宣王使召公營謝邑以賜申伯蓋謝先以失國其子

懷州武陟二令又遷蜀州軍事判官薦其能者數十蘇作人
拜大理寺丞太子中舍殿中丞國子博士尚書虞部員外郎
歷知汝州之葉鄭州之滎陽蘇有又知大寧監通判華州又
知資州皆有政能一作績最後知郢州至州之三日晨起衣冠
得疾一有及卒實京祐四年三月七日也年七十一以五年
十一月二十八日葬壽安母鄭氏德興縣太君妻張氏壽安
縣君子七人源洙湘冲淑沂泳諸孫十餘人公既卒許州進
士朱生游資州資人蘇作家家能道公之遺事及聞公喪皆
巷哭其吏與民各以其類之浮屠發哀受弔朱生既得公善
十餘事為作遺愛錄以遺資人朱生未嘗識公者而言若茲
信矣嗚呼善人之為善也生不赫赫於當時則其遺風餘思

在乎

者必有時而著公生而為善歿也見

稱思

上有作

也見

猶斯也銘者所以名其善功以昭後世也

家銘曰

物塞而

通必艱其初至于夫身乃燁而敷尹氏之先以室不

耀自公

再世始發其奧公不墜德有善在人孰當其與在子

與孫

一作孫

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謝公墓誌銘

朝散大夫行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知鄧州軍州事兼管

內勸農使上輕車都尉陽夏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

魚袋謝公諱絳字希深其先出於黃帝之後任姓之別為十

族謝其一也其國在南陽死三代之際以微不見至詩嵩高

始言周宣王使召公營謝邑以賜申伯蓋謝先以失國其子

孫散亡公國為姓歷秦漢魏晉宗間謝氏出陳郡者始為盛族公之皇考曰太子寮客諱濤其爵陳留伯至公開國又為陽夏男皆在陳郡故用其封復曰為陳郡人然其官邑卒葬隨世而遷其譜曰八世而下可見曰八代祖汾為河南維氏八至五代祖希圖始遷而南或葬嘉興或葬麗水自皇考以上三代皆葬杭州之富陽公以寶元二年四月丁卯來治鄧其年十一月己酉以疾卒于官以遠不克歸于南即以明年八月得州之西南某山之陽遂以葬公享年四十有五初娶夏侯氏先卒公舉以祔後娶高氏文安縣君三男六女男某官將作監主簿女一早亡五尚幼公之卒其客歐陽備弔而太子位退則嘆曰初賓客之薨備獲銘其德納諸富

陽之原今又哭公之喪哭者在位莫如備舊蓋嘗銘其世矣乃論次其終始曰公年十五起家試秘書省校書郎復舉進士中甲科以奉禮郎知潁州汝陰縣遷光祿寺丞上書論四民失業揚文公薦其材召試充秘閣校理再遷大常丞通判常州丁母晉陵郡君許氏憂服除遷大常博士用鄭氏經唐故事議昭武皇帝非受命祖不宜配享感生帝天聖中天下水旱而蝗河決壞滑州又上書用洪範五行京房傳推災異所以為天譴告之意極陳時所聞失無所諱與修真宗國史遷祠部員外郎直集賢院通判河南府移書丞相言歲凶高山宮宜罷勿治又上書論妖人方術士不宜出入禁中請近所賜先生處士號歲滿推開封府判官再遷兵部員外郎為

三司度支判官上書論法一作禁密花透皆詔書云自內始

今內人賜之復下有司取之是為法而自戾無以信天下又

言後苑作宮市龜筒亦禁物民間非所有有之為犯法因請

罷內作諸器皆以其職言又言有司多此一無求上旨多字從

中出而數更且謂彌令數變則野國體利害偏聽則惑聰明

請者務欲各行而守者患於不一請凡詔令皆由中書樞密

院然後行郭景熙上書用詩曰華引申后褒姒以為戒景祐

元年丁父憂及服除一本賓客慶于京召試知制誥判流內議

議今吉本家作本諫者言李照新定樂不可用下其議議者久不決

公為兩議曰宋樂用三世矣照之法不合古吾從舊乃署其

議曰從新下者異署議者皆從公晉公為人肅然自脩平居

溫溫不妄喜怒及其臨事敢言何其壯也雖或聽或否或論

高而不能行或後果如其言皆傳經據古切中時病三代已

來文章盛者稱西漢公於制誥尤得其體世所謂常楊元白

不足多也公既以文知名至於為政無所不達自汝陰已有

能名佐常州至今常人思之錢思公守河南悉以事屬之是

時蒞獻明肅太后莊懿太后起二陵於永安至於鐵石畚鍤

不取一物於民而足修國子學教諸生自遠而至者百餘人

舉而中第者十八九河南人聞公嘗皆出涕諸生畫像於學

而祠之初由人部擬官以圭田有無為均公取州縣田覆其實

者準其方之物賈一作差為多少揭之省中它有名而無實

者皆不用人以為便天下之吏有定職而無定負故選者常

患其多而久積吏緣以姦至公為之選而集者有不逾旬而
去天下皆稱其平其遇事尤劇一有无若簡而有餘及來知
鄧州其治益以寬靜為本州遂無事先時有妖僧者以偽言
誘民男女數百人往往晝夜為會凡六七年不廢公則取其
首惡二人寘之法餘亦不問民始知公法可畏而安於不苛
南陽堰引湍水溉公田水之來遠而家本無少能及民而堰
墩勅列反家不墩破公議復召信臣故渠以罷鄧人歲役而
以水與民大興學舍皆未就而卒始公來鄧食其廩者四十
餘人或疑其多及其喪為之制服其治衣櫛纔二婢至三從
孤弟妹皆聚而食之卒之日廩無餘粟家無餘貲八矢其堂
纔無新衣然平生有好施宗喜賓客談宴怡怡如也自少而

仕凡三十年間自守不回而外亦不為甚異此其始終大節
也無也字下有昔太史公世稱其文善以多為少今予不
兼乃不暇具書公之事而特著其大者畧書之噫公之事
何多歎繁予文而不克究使公而壽且用極其材則凡今所
書又有不暇書而又著其尤大者尔銘曰壽吾不知命繫其偶不俾其隆安歸其咎惟德之明惟
仁之茂惟力之為而公之有

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簡肅蘇本無薛公墓誌銘

明道二年尚書禮部侍郎參知政事河東公以疾告歸其政
天子曰吾不可以數煩公乃詔優公不朝而使視事如故居
歲中數以告乃得還第又數以告然後拜公為資政殿學士
戶部侍郎判尚書都省罷其政事景祐元年八月庚申公薨
于家年六十有八贈兵部尚書公諱奎字宿藝姓薛氏薛氏

之先出於黃帝之後任姓任姓之別為十族薛者奚仲之始封也其後奚仲去遷邳而仲虺留居薛春秋之際以國見經而其子孫後以為氏此其譜也隋唐之間薛姓居河東者為最盛公絳州正平人也曾王父贈太保諱某大王父贈太傳諱某王父殿中丞贈太師諱某三世皆不顯而以公貴初太宗皇帝伐并州太師以策行在不見用罷公生十餘歲已能屬文辭太師顧曰是必大吾門吾復何為乃不復事生業務施貸以調鄉閭曰吾有子矣後何患後五十年公始佐今天子叅政事為世名臣如其言公為人敦篤忠烈果敢明達初舉進士為州第一讓其里人王巖而居其次於是鄉里皆稱之淳化三年再舉乃中授秘書省校書郎隰州軍事推官始

至取州獄已成書活寃者四人徙儀州推官士爭薦其能丁太夫人憂服除用薦者拜大理寺丞知興化軍莆田縣悉除故時王氏無名租莆田人至今以為德遷殿中丞知河南長水縣徙知興州州舊鑄鐵錢用工多人以為苦公乃募民有力者弛其山使自為利而收其鐵租以鑄悉罷役者人用不勞遷太常博士御史中丞向敏中薦公材中御史就拜監察御史召為殿中侍御史判三司都磨勘司賜緋衣銀魚出為陝西轉運副使坐舉人免官居數月通判陝府歲餘召還臺安撫河北稱旨改尚書戶部員外郎淮南轉運使江淮制置發運使開揚州河廢其三堰以便漕船歲以八百萬石食京師其後罕及其多轉吏部員外郎丁太師憂去職不許居二

歲入為三司戶部副使與三司使李士衡軍事省中士衡板
時權貴人為助公拜戶部郎中直昭文館出知延州遷吏部
郎中入為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遷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
契丹使蕭從順來朝是時莊獻明肅太后再簾聽政從順舉
止多不遜以謂南使至契丹者皆見太后請見之朝議患
之未有以決公獨以理折之從順乃止而城公者讒其漏禁
中語由是拜集賢院學士出知并州改知秦州秦州宿重兵
兵嘗慊食公為勤儉積蓄數民水種歲中漂樞密直學士知
益州而秦之餘粟積者三百萬征筭之衍者三十萬覈民舊
隱田數百頃所得芻粟又十餘萬秦州之民與其番一作落
數千人詣轉運使請留不果公在開封以一作為治肅清京師

京師之民至私以俚語目公且相戒曰是不可犯也囹圄為

之數空而至今之人猶或目之及居蜀尤有善政民有得偽

蜀時中書印者夜以錦囊掛之西門門一作者以白蜀人隨

之者萬計皆恟恟一作出異語且觀公所為公顧主吏藏之

略不取視民乃止老媪告其子不孝者子訴貧不能養公取

俸錢與之曰用此為生以養母子遂相慈孝里富人三女皆

孤民或妄爭其產公析其貲為三為嫁其女於是人皆以公

為仁恩蜀人喜亂而易搖公既鎮以無事又能順其風俗從

容宴樂及其臨事破姦殺伏逆見隨決如逢蒙之射而方朔

之占無一不中蜀人一作愛且畏之以比張尚書詠而不苛

開封天子之畿益州蜀一都會皆世號尤難理者而公尤有

名其猛寬之政前後異施可謂知其方矣入拜龍圖閣直學士權三司使拜叅知政事公入謝上曰先帝嘗言卿可用吾今用卿矣公益感激自勵而素剛毅守節不苟合既與政尤挺立無所牽隨然遂欲繩天下無細大一一於規矩往往不可其意則歸卧于家歎息憂愧輒不食家人笑其何必若此公曰吾慚不及古人而懼後世譏我也公嘗使契丹與其君臣語而以論議服其坐中其後契丹使來必問公所在及聞已用乃皆喜曰是得人矣邊吏得謀者言契丹欲棄約舉兵上亟召大臣議或欲選將兵公曰契丹畏誓而貪利且無隙以開其端其必不動不日失恃重之勢而使其可窺已而卒無事他日上顧公曰果如公言於是益重之明道二年

獻明肅太后欲以天

公冕見太廟臣下依違不決公獨爭

之曰太后必若王服見祖宗若何而拜乎太后不能奪為改他服太后崩上見群臣泣曰太后疾不能言而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公遽曰其在衮冕也然服之豈可見先帝乎上大悟卒以后服葬於是益以公為果可用也一無也字下終焉公先娶潘氏早卒後娶趙氏今封金城郡夫人子男一人直孺大理寺丞女五人長適故職方員外郎張奇其次適故開封府上曹參軍喬易從早亡次適大原王拱辰早亡次適廬陵歐陽脩次又適王氏公既貴贈其曾祖而下二室曰太保太傅太師追封曾祖妣某氏某夫人祖妣某氏某夫人妣某氏某夫人公性孝慈雖在大位家人勤儉不知為驕奢

諸子幼孤撫養不異平生所為文章四一作十卷直而有氣如其為人五年某月甲子其孤立孺奉其柩自京師葬于絳州以其年某月某甲子即事先期狀公之功行上之太常大常議曰謚法一德不懈曰簡執心決斷曰肅今其狀應法乃謚曰簡肅銘曰

薛夏之封以國為姓其後河東隋唐最盛公世載德實河東人必大其門大師之云公之從事以難為易參于大政不撓不牽屢決大議有言炳然公不為相告病還家賙贖之榮尚書是加公有敏德焯其行事公有令名有司之謚事告之史謚傳子孫文刻銘章納于墓門

贈蘇本無尚書度支員外郎張君墓誌銘

此字

君諱思字希聖青州人也曾祖諱庭實不仕祖諱昂贈尚書職方郎中父諱從化尚書駕部員外郎贈秘書少監母河南縣太君朱氏君天福四年舉進士及第為濰州司理參軍青州益都縣主簿開封府倉曹參軍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益都縣再遷秘書丞太常博士通判閬州權知興元府景祐四年九月十七日以疾卒于官享年六十有四君世以明經仕宦至君始為薛章舉進仕官雖卑事親能盡其養不知其祿之薄也退與妻子惡衣蔬食無難色居親喪盡哀葬其家三十餘喪鄉里稱其孝為吏所至有能名京東歲大飢所在盜賊起獨君所治益都無盜而賑卹飢人比他縣尤多安撫使以為言詔書褒美在閬州治嘉陵江石隄民至今賴之君為

博士時其弟愈猶為布衣君嘗歎曰吾年四十有七始以進
士及弟今且老吾志其衰矣顧其三子曰是必大吾門曰獨
念其弟愈先君之所愛也乃欲致其仕以冀一子恩得以命
其弟顧貧未能去祿仕每以為恨已而其子唐鄉舉進士弟
一君聞之喜且泣曰吾志其就矣乃上書求致仕且欲官其
弟愈未及而卒君娶王氏馮翊縣君後君二十二年以卒子
男三人唐鄉擢作監丞通判陝府唐輔孟州濟源縣尉皆早
卒唐民今為秘書丞女二人長適屯田員外郎任沆次早卒
孫男二人曰危行果行孫女二人皆尚幼君以子恩贈尚書
度支員外郎夫人王氏亦以子恩封長壽縣太君以嘉祐四
年十月十二日葬君夫人子青州益都縣仁德鄉之南原銘曰

張有世序是為青人君治益都有政于民仕也四方昌其子
孫終必返本斯之謂仁鄉人之思封樹長存

居士集卷第二十六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居士集卷第二十七

臨川後學曾魯得之考異

古舒後學蔡玘行素訂定

番陽後學李均度校理

墓誌五首

古溧後學俞允中校正

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梅

墓誌銘

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

一云行給

字中知許州上柱國南宮

百戶賜紫

梅公既卒之明年其孤及其兄之子堯臣來請銘

以葬曰吾叔父病且亟矣猶卧而俛我誦子之文今其葬宜

得子銘以藏公之名在人可目五十餘年前卒一歲予始拜

公於許公雖衰且

此無

病其言談詞氣尚足動人嗟予不及

見其壯也然嘗聞長老道公咸平景德之初一遇真宗言天

下事合意遂以人主為知己當時楷紳之士二字無此望之若不可及已而擯斥流離四十年間白首翰林卒老一州嗟夫士果能自為材邪惟世用不用爾故予記公終始至於咸平景德之際尤為詳焉良以悲其志也公諱詢字昌言世家宣城年二十六進士及第試校書郎利豐監判官遷將作監丞知杭州仁和縣又遷著作佐郎舉御史臺推勘官時亦未之奇也咸平三年與考進士於崇政殿真宗過殿廬中一見以為奇材召試中書直集賢院賜緋衣銀魚是時契丹數寇河北李繼遷急攻靈州天子新即位銳於為治公乃上書請以朔方授潘羅支使自攻取是謂以蠻夷攻蠻夷真宗然其言問誰可使羅支者公自請行天子曰之不欲使陷兵間公曰

奇活靈州而罷西兵何惜一梅詢天子杜其言因遣使四維支

未至而靈州沒于賊召還遷太常丞三司戶部判官數訪時

事一有使於是屢言西北事時邊將皆守境不能出師公

請一有書論大臣臨邊督戰募游兵擊賊一有論曹瑋馬知倫專

潛楊瓊敗績當誅一有以正而田紹斌王榮等可責其以贖

過凡數十事其言甚壯天子益器其材數欲以知制誥宰相

有言不一作可者乃已其後繼遷卒為潘羅支所困而朝廷

以兩鎮授德明德明頓首謝罪河西平天子亦再幸澶淵有

以金帛盟契丹而河北之兵解天下無事矣公既見疎不用

初坐斷田訟失實通判杭州徙知蘇州又徙兩浙轉運副一有

使還判三司開拆司遷太常博士用封禪恩遷祠部員外郎

又坐事出知濠州以刑部員外郎為荆湖北路轉運使坐檀
給驛馬與一作人奔喪而馬死奪一官通判襄州徙知鄂州
又徙蘇州天禧元年復為刑部員外郎陝西轉運使靈州弃
已久公與秦州曹瑋得胡蘆河路諸本有無可出兵無沙行
之阻而能諸本無趨靈州遂請瑋居環慶以圖出師會瑋入
為宣徽使不克而止遷工部郎中坐未能及貶一作懷州團
練副使再貶一作池州天聖元年拜度支員外郎知廣德軍
徙知楚州遷兵部員外郎知壽州又知陝府六年復直集賢
院又遷工部郎中改直昭文館知荆南府召為龍圖閣待制
糾察在京刑獄判流內銓改龍圖閣直學士知并州未行遷
兵部郎中樞密直學士以性就遷右諫議大夫入知通進銀

臺司復判流內銓改翰林侍讀學士群牧使遷給事中知審

官院以疾出知許州康定二年六月某日卒于官公喜為

文允諸本無喜為詩為人嚴毅修潔而材辨明敏少能慷慨

見竒真宗自初召試感激言事自以謂君臣之遇已而失職

逾二十年始復直於集賢一作集賢院比登侍從而門生故吏

曩時所考進士或至宰相居大官故其視時人常以先生長

者自處論事尤多發憤其在許昌繼遷之孫復以河西叛朝

廷出師西方而公已老不復言兵矣享年七十有八以終無

此梅氏遠出梅伯世久而譜不明公之皇曾祖諱超皇祖

諱遠皆不仕父諱邈贈刑部侍郎夫人劉氏彭城縣君子五

人長曰鼎臣官至殿中丞次曰寶臣皆無先公卒次曰得

臣太子中舍次曰輔臣前將作監丞次曰清臣大理評事公

之卒天子贈賻優恤此諸本無拜本得臣殿中丞清臣衛尉

寺丞明年八月一作九月某日葬公宣州之某縣其鄉原一作宣城

士之所難有蘊無時偉歟梅公人主之知勇無不敢惟義之

為因于翼飛中垂以歛一失其塗進退而坎理不終窮既晚

而通惟其壽考福祿之隆一作終

尚書都官負外郎歐陽公墓誌銘

公諱暉字日華於檢校工部尚書諱記彭城縣君劉氏之室

為曾孫武昌縣令諱柳蘭陵夫人一作蘭陵郡蕭氏之室為

孫按譜圖處士託夫人王氏武昌令柳夫人劉氏而柳次子

仲之配則蕭氏也與此誌所書全不同夫譜圖石本乃公親

書而家集又公手集手寫孫恕所校者何相抵牾如此請

知者贈太僕少卿諱偃退封家本無潘原縣太君李氏之室

為第三子於脩為叔父脩不幸幼孤依于叔父而長焉嘗奉

太夫人之教曰爾欲識爾父乎視爾叔父其狀貌起居言笑

皆爾父也脩雖幼已能知太夫人言為悲蘇本而叔父之為

親也歐陽氏世家江南為唐李氏時為廬陵大族李氏亡先

君昆弟同時而仕者四人獨先君早世其後三人皆登于朝

以歿公蘇本有咸平三年舉進士甲科歷南雄州判官隨闕

二州推官江陵府掌書記拜太子中允太常丞博士尚書屯田都官二員外郎享年七十有九最後終于家以慶曆四年

三月十日葬于安州應城縣高風鄉彭樂村於其葬也其素所養兄之子備泣而書曰嗚呼叔父之亡吾先君之昆弟無復在者矣其長養教育之恩既不可報而至於狀貌起居言笑之可思慕者皆不得而見焉矣惟勉而紀吾叔父之可傳于世者庶以盡脩之志焉公以太子中允監興國軍鹽酒稅太常丞知漢州蘇本有陽字縣博士知端州桂陽監屯田員外郎知黃州遷都官知永州皆有能政坐舉人奪官復以屯田通判歙州以本官分司西京許家于隨復遷都官于家遂致仕景祐四年四月九日卒公為人嚴明方質尤以潔廉自持自為布衣非其義不輒受人之遺少而所與親舊後或甚貴終身不造其門其泣官臨事長於決斷初為隨州推官治

之難決者三十六一有大字洪山奇峯寺聚僧數百人轉運使疑其積物多而僧為姦利命公往籍之一有官字僧以白金千兩餽公公笑曰吾安用此然汝能聽我言乎今歲大凶汝有積穀六七萬石能盡以輸官而賑民則吾不籍汝僧喜曰諾飢民賴以全活陳堯咨以豪貴自驕一有所居字官屬莫敢仰視在江陵用私錢詐為官市黃金府吏持帖強僚佐署公呵吏曰官市金當有文符獨不肯署堯咨雖憚而止然諷轉運使出公不使居府中鄂州崇陽素號難治乃徙公治之至則決滯獄百餘事縣民王明與其同母兄李通爭產累歲明不能自理至貧為人賃舂公折之一言通即具伏盡取其產鉅萬蘇本有字歸于明通退而無怨言桂陽民有爭舟而相

毆至死者獄久不決公自臨其獄出囚坐庭中去其桎梏而
飲食之食訖悉勞而還于獄獨留一人于庭留者色動惶顧
公曰殺人者汝也囚不知所以然公曰吾視食者皆以右手
持匕而汝獨以左今死者傷在右肋此汝殺之明也囚即涕
泣曰我殺也不敢以累他人公之臨事明辨有古良吏決獄
之術多如此所居人皆愛思之公娶范氏封福昌縣君子男
四人長曰宗顏次曰宗閔其二早亡女一人適張氏亦早亡
銘曰公之明足以決於事愛足以思於人仁足以施其族清
足以潔其身而銘之以此足以遺其子孫

江寧府句容縣令

蘇本無此七字

贈尚書兵部員外郎王公墓

誌銘代恕

諸本無下二字

王氏世家開封陳留之通許鎮咸平中分通許為咸平縣故
王氏今為開封咸平人公諱某字某曾祖諱丕祖諱祚父諱
銳世以貨雄里中不樂仕官而好施其有以賙人之急及公
而貨益衰乃歎曰吾聞施於為政其利可以調天下貨安足
道我乃慨然以孔氏尚書舉於有司累不中因就他選曰可
以為政何擇焉初任萊州萊陽主簿命令坐事解去公署令
事告其民曰令欲為法簡而利民博者當何為去其甚惡可
也乃縛故吏唐權條其宿惡上于州然其脊而還之縣之姦
豪皆斂色屏氣指權相戒不可犯公法公曰使我為令暮年
不獨善人不懼惡人可使惡人為善也己而河決東平公部
縣丁夫數千召權署隊長權喜曰公許我自新矣卒以丁夫

治河為諸縣最歷婺州蘭溪尉陳州項城主簿會歲旱蝗州
守風吏按田者言旱不為灾公與守爭至三四民得復乃已
改潁州司法叅軍州蘇本無州字民藥氏為盜會赦出入里閭操
弓矢為蘇本有州字民害有朱氏者募客二人謀殺之法當死公
曰為法所以輔善而禁惡也今殺良民為惡盜報仇豈法意
邪乃狀列之朱氏得減死改華州司法遷蘇州之吳江江寧
之句容二縣令遂老于京師以某年某月某日卒于家享年
六十有九公好學善書喜賓客務賙人緩急而為性寬靜沉
默蘇本有及於吏事敢於所左右丞史有不如意未嘗答為不屈其守十二字
責諸子問之則曰刑法豈為喜怒設邪公初娶趙氏永安郡
太君後娶李氏陳留郡太君子男十人二早卒女二一作一人

一一無字卒于家一適朱氏慶曆四年九月庚申葬于開封尉
氏蔣成鄉柏子原之新塋於其葬也長子拱壁右侍禁次拱
之左班殿直次拱德衛州獲嘉縣令次拱安右班殿直次拱
已守將作監主簿次拱式尉氏縣尉次拱辰右諫議大夫權
御史中丞次拱著勳州司戶叅軍以中丞之貴累贈尚書兵
部員外郎將葬中丞君泣而語其伯仲曰吾家通許世有陰
德于人而無興者至吾先君不有于其躬而以貽後世小子
不佞幸得惜負御史府進退大夫之後小子何有焉然懼乎
後世徒見王氏之興而不知吾世積漸之所以來者若此其
可無銘乃來求銘銘曰
公世以貲施德于人至公貲衰乃施于官有子之一足大公

門矧公多子多子名孫惟彼世德如流有源其源者遠愈積
益蕃銘貽其味以永厥存

張子野墓誌銘

吾友張子野既亡之二年其弟充以書來請曰吾兄之喪將
以今年三月某日葬于開封不可以不銘銘之莫如子宜嗚
呼子雖不能銘然樂道天下之善以傳焉况若吾子野者非
獨其善可銘又有平生之舊朋友之恩與其可哀者皆宜見
於子文宜其來請於予也初天聖九年予為西京留守推官
是時陳郡謝希深南陽張堯夫與吾子野尚皆無恙於時一
府之士皆魁傑賢豪官相往來飲酒歌呼上下角逐爭相先
後以為笑樂而堯夫子野退然其間不動聲氣衆皆指為烏

者予時尚少心壯志得以為洛陽東西之衝賢豪所聚者多
為適然耳其後去洛來京師南走夷陵並江漢其行萬三四
千里山礪水厓窮居獨遊思從曩人遊不可得然雖洛人至
今皆以謂無如嚮時之盛然後知世之賢豪不常聚而交遊
之難得為可惜也初在洛時已哭堯夫而銘之其後六年又
哭希深而銘之今又哭吾子野而銘之蘇本有於是又知非徒
相得之難而善人君子欲使幸而久在於世亦不可得也蘇本有也
字嗚呼可哀也已子野之世曰贈太子太師諱某魯祖也宣
徽北院使樞密副使累贈尚書令諱遜皇祖也尚書北部郎
中諱敏中皇考也會祖妣李氏隴西郡夫人祖妣宋氏昭應
郡夫人孝章皇后之妹也妣李氏永安縣太君子野家聯后

烟世久貴仕而被服操履甚於寒儒好學自力善筆札天聖
二年舉進士歷漢陽軍司理參軍開封府咸平主簿河南法
曹參軍王文康公錢思公謝希深與今參知政事宋公咸薦
其能改著作佐郎監鄭州酒稅知閩州閩中縣就拜秘書丞
秩滿知亳州鹿邑縣寶元二年二月丁未以疾卒于官享年
四十有八子仲郊社掌生次從次幼未名女五人一適人矣
妻劉氏長安縣君子野為人外雖愉怡中自刻苦遇人渾渾
不見圭角而志守端直臨事敢一作果決平居酒半脫冠垂頭
童然秃且白笑予固已悲其早喪而遂止於此豈其中亦有
不自得者邪子野諱先其上世博州高唐人自曾祖己未家
京師而葬開封今為開封人也銘曰

嗟夫子野質厚材良孰屯其亨孰短其長豈其中有不自得
而外物有以戕開封之原新里之鄉三世于此其歸其歲

孫明復先生墓誌銘

并序

先生諱復字明復姓孫氏晉州平陽人也少舉進士不中退
居泰山之陽學春秋著尊孟微魯多學者其尤賢而有道者
石介自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先生年逾四十家貧不娶李
丞相迪將以其弟之女一作本妻之先生疑焉介與群弟子進
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而欲託以子是
高先生之行義也先生且因以成丞相之賢名於是乃許孔
給事道輔為人剛直嚴重不妄與人聞先生之風就見之介
執杖履侍左右先生坐則立外降拜則扶之及其往謝也亦

然魯人既素高此兩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莫不歎嗟之
李丞相札給事亦以此見稱士大夫其後介為學官語十朝
曰先生非隱者也欲仕而未得其方也慶曆二年樞密副使
范仲淹資政殿學士富弼言其道德經術宜在朝廷召拜校
書郎國子監直講嘗召見通英閣說詩且一有將以為侍講而
嫉之者言其講說多異先儒遂止七年徐州人孔直溫以狂
謀捕治索其家得詩有先生姓名坐貶監慶州商稅徙泗州
又徙知河南府長水縣簽署應天府判官公事通判陵州翰
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上言孫某行為世法經為人師不宜
棄之遠方乃復為國子監直講居三歲以嘉祐二年七月二
十四日以疾卒于家享年六十有六官至殿中丞先生在太

學時為大理評事天子臨幸賜以緋衣銀魚及聞其喪惻然
予其家錢十萬而公卿大夫朋友太學之諸生相與弔哭賻
治其喪於是以其年十月二十七日葬先生於鄆州須城縣
盧一作泉鄉之北扈原先生治春秋不惑傳註不為曲說以
亂經其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
王道之治亂得於經之本義為多方其病時樞密使韓琦言
之天子選書吏給紙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其家得其書十
有五篇錄之藏于秘閣先生一子大年尚幼銘曰
聖人既歿經更焚諸本作聖既歿經更焚逃藏脫亂僅傳得一作
存衆說乘之汨其原恠迂百出雜偽真後生牽卑習前聞有
欲患之寡攻群往止療以膏薪有勇夫子闢浮雲刮磨蔽

蝕相吐吞日月卒復光破昏博哉功利無窮垠有考其不在斯文

居士集卷第二十七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居士集卷第二十七

臨川後學曾魯得之考異

古舒後學蔡玘行素訂定

番陽後學李均度校理

古溧後學俞允中校正

墓誌六首

蔡君山墓誌銘

予友蔡君謨之弟曰君山為開封府太康主簿時予與君謨皆為館閣校勘居京師君山數往來其兄家見其以縣事決於其府府尹吳遵路素剛好以嚴憚下吏君山年少位卑能不憚屈而得盡其事之詳吳公獨喜以君山為能予始知君山敏於為吏而未知其他也明年君謨南歸拜其親夏京師大疫君山以疾卒于縣其妻程氏一男二女皆幼縣之人哀

其貧以錢二百千為其贖程氏泣曰吾家素以廉為吏不可
以此汚吾天拒而不受於是又知君山能以惠愛其縣人而
以廉化其妻妾也君山間嘗語予曰天子以六科策天下士
而學者以記問應對為事非古取士之意也吾獨不然乃晝
夜自苦為學及其亡也君謨發其遺藁得十數萬言皆當世
之務其後踰年天子與大臣講天下利害為條目其所改更
於君山之藁十得其五六於是又知君山果天下之奇才也
君山景祐中舉進士初為長谿縣尉縣媪二子漁於海而亡
媪指某氏為仇告縣捕賊縣吏難之皆曰海有風波豈知其
不水死乎且雖果為仇所殺若屍不得則於法不可理君山獨
曰媪色有冤吾不可不為理乃陰察仇家得其迹與媪約曰

吾與汝宿海上期十日不得屍則為媪受捕賊之責凡宿七
日海水潮二屍浮而至驗之皆殺也乃捕仇家伏法民有夫
婦偕出而盜殺其守舍子者君山亟召里民畢會環坐而熟
視之指一人曰此殺人者也訊之果伏衆莫知其以何術得
也長谿人至今喜道君山事多如此曰前史所載能吏號如
神明不過此也自天子與大臣條天下事而屢下舉吏之法
尤欲官無小大必得其材方求天下能吏而君山死矣此可
為痛惜者也君山諱高享年二十有八以其年某月某日卒
今年君謨又歸迎其親自太康取其柩以歸將以其年某月
某日葬于某所且謂予曰吾兄弟始去其親而來京師欲以
仕官為親榮今幸還家吾弟獨以樛歸甚以老者之愛其子

也何以塞吾親之悲子能為我第君山乎乃為之銘曰
嗚呼吾聞仁義之行于天下也可使父不哭子老不哭少作
幼嗟夫君山不得其壽父母七十扶行杖一作送柩退之有言
死孰謂天子墓子銘其傳不朽庶幾以此慰其父母

黃夢外墓誌銘

予友黃君夢外其先婺州金華人後徙洪州之分寧其曾祖
諱元吉祖諱某父諱中雅皆不仕黃氏世為江南大族自其
祖父以來樂以家貲賑鄉里多聚書以招延一有四方之士夢
外兄弟皆好學尤以文章意氣自豪予少家隨一有夢外徙
其兄茂宗官于隨予為童子一作予時為童子立諸兄側見夢
外年十七八眉目明秀善飲酒談笑予雖幼心已猶奇夢外

一作己能知夢後七十九年予與夢外皆舉進士於京師

外得丙科初任興國軍永興主簿快快不得志以疾詳字有去

久之復調江陵府公安主簿時予一作謫夷陵令遇之于江

陵夢外顏色憔悴初不可識久而握手噓噓相飲一作以酒

夜醉起舞歌呼大噱一作予益悲夢外志雖衰而少時意氣

尚在也後二年予徙乾德令夢外復調南陽主簿又遇之于

鄧間常問其平生所為文章幾何夢外慨然歎曰吾已諱之

矣窮達有命非世之人不知我一有我羞道於世人也求之

不肯出遂飲之酒復大醉起舞歌呼因大此笑曰子知

我者一作乃肯出其文讀之一辨博辨雄偉其此意氣奔

放猶一有不可禦予又益悲夢外志雖困而獨其一文章

未衰也是時謝希深出守鄧州尤喜稱道天下士予因手書
夢升文一通欲一作以示希深未及而希深卒予亦去鄧後
之守鄧者皆俗吏一作庸人不復知夢外夢外素剛不苟合負其
所有常快無所施卒以不得志死于南陽夢外
諱注以寶元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卒享年四十有二其平生
所為文曰破碎集公安集南陽集凡三十卷娶潘氏生四一作
其娶生三男二女將以慶曆四年某月某日葬于董坊之先塋
一作葬于其弟渭泣而來告曰吾兄患世之莫知吾孰可為
其銘予素悲夢外者因為之銘曰
予嘗讀夢外之文至於哭其兄子庠之詞曰子之文章電激
雷震雨雹忽止間然似淚未嘗不諷誦歎息而不已嗟夫夢

升曾不及一牛不震不驚鬱塞埋藏孰與其言不使其施不
所歸咎徒為夢外而悲

大理寺丞吟狄君墓誌銘

距長沙縣西三十里新陽鄉梅溪村一作距集縣有墓曰

狄君之墓者廼予所記一作穀城孔子廟碑所謂狄君栗者

也始君居穀城有善政嘗已見於子文及其亡也其子遵誼

泣而請曰願卒其詳而銘之以終先君死生之賜嗚呼子哀

狄君者其壽止於五十有六其官止於一卿丞蓋其生也以不

知於世而止於是若其歿而又無傳則後世遂將泯滅而為

善者何以勸焉此予之所欲銘也君字仲莊世為長沙人幼

孤事母鄉里稱其孝好一作學自五年四十始用其兄棊蔭

補英州真陽主簿再調安州應城尉能使其縣終君之去無
 二人為盜薦者稱其材任治民乃遷穀城令漢旁之民惟鄧
 穀為富縣尚書銓吏常邀厚賂以售貪令故省中私語一有
 以一二數之惜為奇貨而二邑之民未嘗得廉吏其豪猾
 習以賂賄汙令而為自恣至君蘇本作一切以法繩之姦民
 大吏不便君之政者往往訴於其上雖按覆率不能奪君所
 為其州所下文符有不如理必輒封還州吏亦切齒求君過
 矢不可得君益不為之屈其後民有訟田而君誤斷者訴之
 君坐被劾已而縣籍疆壯為兵有告訟田之民隱丁以規避
 者君笑曰是嘗訴我者彼究民能自伸此令一太有卷之所
 也吾豈挾此而報以罪耶因置之不問縣民繇是知君為

愛我是歲西北初用兵州縣既大籍疆柱而訛言相驚一作
 云當驅以備邊縣民數萬聚邑中會秋大雨霖米踊貴絕粒
 君發常平粟賑之有司劾君擅發倉廩君即具伏事聞朝廷
 亦原之又為其民正其稅籍之失而吏得歲免破產之患逾
 年政大洽蘇本作乃脩孔子廟作禮器與其邑人春秋釋奠
 而興于學時予為乾德令嘗至其縣此其民言皆曰吾邑不
 幸有生而未識廉吏者而長老之民所記總一人而繼之者
 今君也問其一人者曰張及也推及之歲至于君蓋三十餘
 年是謂世矣嗚呼使民更一世始得一良令吏其可不慎擇
 歟君其可不惜其歿乎其政之善者可遺而不錄乎君用穀
 城之績遷大理寺丞知新州至則丁母夫人鄭氏憂服除赴

京師道病卒于宿州實慶曆五年七月二十四日也曾祖諱
崇謙連州桂陽令祖諱又蔚全州清淮令父諱杞不仕君娶
策陽鄭氏生子男二人遵誼遵微皆舉進士四字無此女四人
長適進士胡純臣其三尚幼其其字無銘曰
疆而仕古之道終中壽不為夭善在人宜有後銘于右著不
朽

薛質夫墓誌銘

故大理寺丞薛君直孺字質夫資政殿學士贈禮部尚書簡
肅公之子母曰金城趙氏夫人趙氏質夫生四歲為殿直公
為參知政事拜大理評事遷將作監丞景祐元年公薨天子
推恩於其孤拜大理寺丞公以忠直剛毅顯于當世質夫為

名臣子能純儉謹飭好學自立以世其家公葬絳州質夫自
京師杖而行哭至于絳州行路之人皆哀嗟之質夫少多病
後公六年以卒享年二十有四初娶向氏某人之孫某人之
女再娶王氏某人之孫某人之女皆無子嗚呼簡肅公之世
於是而絕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此為舜娶妻而言耳
非萬世之通論也不娶而無後罪之大者可也娶而無子與
夫不幸短命未及有子而死以正者其人可以哀不可以為
罪也故曰孟子之言非通論為舜而言可也質夫再娶皆無
子不幸短命而疾病以死其可哀也非其罪也自古賢一作聖
人君子未必皆有後其功德名譽垂世而不朽者非皆因其
子孫而傳也伊尹周公孔子顏回之道著于萬世非其家世

之能獨傳乃天下之所傳也有子莫如舜而警不得為善人卒為頑父是為惡者有後而無益為善雖無後而不朽然則為善者可以不憚為簡肅公者可以無憾也使簡肅公無憾質夫無罪全其身終其壽考以從其先君于地下復何道哉其娶簡肅公之女質夫之妹也常哀質夫之賢而不幸傷簡肅公之絕世閔金城夫人之老而孤故為斯言庶幾以慰其存亡者已悲夫銘曰

隴西縣令

諸本無四字

贈太常博士呂君墓誌銘

呂君諱士元字佐堯江寧人也咸平二年舉明經為潭州醴陵尉

廬州司理參軍寧州彭原廣州四會縣令又為湖州司理泗州錄事參軍吉州太和秦州隴城縣令以疾卒于官享年六十有五娶閻氏生子四人曰淵曰溱曰淙曰淇閻氏年七十二後君十五年以卒于淙後其母三月卒以慶曆八年十二月二十日以閻氏之喪合葬于揚州江都縣東鄉馬坊村先塋之次君為人剛介有節長於為政醴陵大和皆大邑民喜聞訟往因事中吏以法吏多不免而君日與長吏爭曲直下為邑民伺候終無毫髮過失可得而民卒愛思之四會近海俗雜蠻夷君尤知其人利害事所經決後有欲輒改更者民必自言于廷曰此呂君所決豈可動邪後人亦莫能改也君仕三十餘年以一縣令之祿衣食其族四十餘口雖薄

而必均夫人間氏尤能為勤儉子淵濬皆舉進士濬有賢材
以文學選中第一今淵為秘書丞濬著作郎直集賢院以濬
官得封贈贈君太常博士母夫人封天長縣太君嗚呼呂君
官雖卑惠於其民足以為政祿雖薄周於其族足以為仁身
雖不顯而有子以大其門足以彰為善之効君之皇祖諱裕
贈兵部尚書皇考諱文膺官至太子左贊善大夫自宗
興百年間呂姓之族五顯于世君之叔父刑部侍郎集賢院
學士文仲實為先朝名臣而今君有賢子又將顯呂氏之族
于後於其葬也是宜銘以誌其銘一作曰
善無不報報不必同或在其後或及其躬積久發遲逾家本
遠邇昌如其不信考此銘章

尹師魯墓誌銘

師魯河南人姓尹氏諱洙然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稱之曰
師魯蓋其名重當世而世之知師魯者或推其文學或高其
議論或多其材能至其忠義之節處窮達臨禍福無愧於古
君子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未必盡知之師魯為文章簡而有
法博學彊記通知今古一作長於春秋其與人言是是非非
務窮盡道理乃已不為苟止而妄隨而八亦罕能過也遇事
無難易而此一字無勇於敢為其所以見稱於世者亦所以取嫉
於人故其卒窮以死師魯少舉進士及第為絳州正平縣主
簿河南府戶曹參軍邵武軍判官舉書判拔萃遷山南東道
掌書記知伊陽縣王文康公薦其才召試充館閣校勘遷太

子中允天章閣待制范公貶饒州諫官御史不肯言師魯上書言仲淹臣之師友願得俱貶貶監郢州酒稅又徙唐州遭父喪服除復得太子中允知河南縣趙元昊反陝西用兵大將葛懷敏奏起為經畧判官師魯雖用懷敏辟而尤為經畧使韓公所深知其後諸將敗在好水韓公降知秦州師魯亦徙通判濠州久之韓公奏得通判秦州遷知涇州又知渭州兼涇原路經畧部署坐城水洛諸本與邊臣一作異議徙知晉州又知潞州為政有惠愛潞州人至今思之累遷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師魯當天下無事時獨喜論兵為敘燕息戊二篇行于世自西兵起凡五六歲未嘗不在其間故其論議益蘇本亦精密而於西事尤習其詳其為兵制之說述戰守

勝敗之要盡當今之利害又欲訓士兵代戍卒以減邊用為禦戎長久之策皆未及施為而元昊臣西兵解嚴師魯亦去而得罪矣然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於其材能亦未必盡知之也初師魯在渭州將吏有違其節度者欲按軍法斬之而不一作果其後更至京師上書訟師魯以公使錢貸部將一作訟師南陽求醫疾華隱一作凡而坐顧稚子在前無甚憐之色與賓客言終不及其私享年四十有六以卒師魯娶張氏其縣君有兄源字子漸亦以文學知名前一歲卒師魯凡十年間三貶官喪其父又喪其兄有子四人連喪其三女一適人亦卒而其身終以貶死一子三歲四女未嫁家無餘貲客其喪

于南陽不能歸平生故人無遠通一作皆性賻之然後妻子得以其柩歸河南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先塋之次余與師曾兄弟交嘗銘其父之墓矣故不復次其世家為銘曰歲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

居士集卷第二十八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居士集卷第二十九

墓誌六首

臨川後學曾曾得之考異

古舒後學蔡玘行素訂定

番陽後學李均度校理

古溧後學俞允中校正

尚書

蘇無此二字

主客郎中劉君墓誌銘

并家無并叙序字

君諱立之字斯立姓劉氏吉州臨江人也曾祖諱達祖諱瑛

家本諱皆作某當五代時避亂皆不仕父諱式官至尚書工部員外郎

掌三司磨勘十餘年能其職世以其官名其家君少孤能自立舉進士為福州連江尉睦州青溪主簿宣州南陵令

家脫此五字改大理寺丞知婺州金華縣太子中舍知梓州中江縣通判

澶州澶州接西南夷常用武人為守而夷數怨叛議者以謂

武人不習吏情以生患宜得能吏通判州事君始以材選至
 則為約束止侵欺曰必使信自我始夷人安之蘇誤作至
 呀更立至今用蘇作因以為法而夷亦至今不叛通判常州知高郵
 軍累遷殿中丞國子博士尚書虞部比部員外郎知潤州皆有
 能政蘇脫政字以能選為提點福建路刑獄察獄之冤死者奏黜知泉州
 蘇壽與其通判張太冲福建七州皆震悚一作御史考其課為
 天下第一迂司勳員外郎開封府判官荆湖北路轉運使坐奉
 官免杜衍李若谷范仲淹等皆言方天下多事蘇作方今天下多事
 如刘某者不宜久居于家蘇作外乃渡起為比部員外郎知連水
 軍言事者以謂自元昊反一方用兵而天下之民弊財絀於上
 而盜起於下然州縣吏猶習故態苟簡弛壞蘇作慢如無事時於

是大選轉運使以按察諸路君以選為荆湖北路轉運使他
 路繩吏或過急而被按劾者多不服君所奉察簡而蘇作甚賢
 否無不當是時廣西湖南夔峽諸蠻皆叛亂君所部下溪辰
 州彭氏蠻亦折誓柱招集亡命移書州縣州縣使人往者
 一無輒囚辱侮慢蘇作侮慢辱囚辰鼎澧一作鼎澧三州守吏皆言蠻叛有
 迹請加兵詔書問君君曰蠻道辰溪落鶴水悍激可下不可上
 其必不敢輒出而辰州土丁勝兵者三萬人宜積粟利兵
 為備而已因言蠻類雖人宜鳥獸畜其小啾啾下蘇多枉觸
 驅而遠之耳若必擾伏制從至戾其性則噪呼跑趨駭起而
 奔突乃欲力追而捕之則散漫山林我弊而彼逸凡湖廣之
 患皆如此也天子以其言然下三州毋得妄動一聽君所為而

蠻亦卒無事復為司勳員外郎判三司度支勾院改鹽鐵判
官假太常少卿接伴契丹使者遂送之明年遂使于契丹還
上蘇有君字言澶魏築河堤非其時必難成雖成必決不如因其所趣而
導之利浚河果決商胡君仕宦四十年不營產業自渡蘇後
為司勳員外郎遂不復求磨勘凡三遷皆為知者所薦
為人沉敏少言笑與人寡合而喜薦士士由君薦者多為聞
人天章閣待制杜杞由瑜是也轉運鹽鐵皆掌財賦而君常
以民為先其調率有可免免之其不得已一有費字必為處畫使吏
不能因緣而民不重費蘇作困其守官不為勢牽蘇作奪不為利
奪蘇作奪為青溪主簿時知州事李階通判朱正辭者皆蘇作世
魏強吏喜負其能以折蘇脫折字辱下士士皆承望奔走不暇

獨君數以事爭而二人者常輒屈其始皆怒後卒欲服共薦
之其通判瀘州州有鹽井蜀大姓王蒙正請歲倍輸以自占
蒙正與去莊獻明肅蘇有皇字太后連姻轉運使嘗告不敢與奪
君曰倍輸於國家猶秋毫耳奈何使蘇脫使字貧民失業遂執
不與鄂州官歲市茶五百一作十萬斤君為轉運使時三司
請益一無市市一百萬君上言曰鄂人利茶以為生今官市之
多反以茶為病縱不能減奈何贈之天子為君許寬一年君
曰事苟可行何必一年如其不可雖寬十年不可也爭之
不已後卒為君理之君在鹽鐵次當舉官掌某事一作某
三司使欲用其一人以空名狀請君署君不肯署而
求舉者姓名三司使不悅卒命他判官舉之其後三

司使竟坐所舉罷慶曆八年五月遷主客郎中益州
路轉運使其年十一月七日卒于官享年六十有四夫人臨
沂縣若王氏贈尚書右僕射礪之女先君若干年卒五子元卿
真卿亦早亡敞今為大理評事敞自朝府推官皆賢而有文
章放太廟齋郎尚書四女三適人一尚幼以其年某月某日葬于
某縣某鄉某原銘曰

劉氏顯晦以時亂治或誤作有聲王朝自君再世惟德之貽是將
又大曷知其然君嘗有子

翰林侍讀 今士石諫議大夫楊公墓誌銘

蘇本有
序二小字

慶曆八年春翰林侍讀李士石諫議大夫楊公年六十一有九
告老即以工部侍郎致仕歸于常州其行也天子且見宴勞

以不拜公卿大夫歲出餞于東門瞻望咨嗟相與言曰楊

公歸哉於公計為可永於國家計為可惜其明年九月十三

日蘇作公疾革出其兵論一篇示其子忱隨而授以言曰一本

臣子雖死不敢忘其君父者天下之至恩大義也今臣

偕不幸猶以垂閉之口言天下莫太之憂為陛下無窮之慮

者其事有五以畢臣志死無所恨惟陛下用臣言不必哀臣

死也言訖而卒不及其私愧慙以其語并其兵論以聞天子

震悼顧有司問可以寵公者有司舉故事以對天子曰此何

足以慰吾思乃詔特贈公兵部侍郎公少師事種放學問為

文章長於議論好讀兵書知古兵法以謂不兼文武不足任
大事當四方無事時數上書言邊事後二十餘年元昊叛河

西契丹奉衆違約三邊皆警天下弊於兵公於此時耗精疲
神日夜思慮創作安車陣圖刀楯之屬皆有法天子以步卒
五百如公之法試于庭以為可用而世多非其刀楯脩常
使河東得邊將王言元昊出兔乞川為言兩敗者用楊公
一有楯也蓋世未嘗用其術爾然公素剛一作剛直少合而議者不
一故不得及用其言夏竦經略陝西請益置土兵公言竦
獲內地無破賊之謀而坐請益兵益虞敗事則欲以兵少為
解竦復論公不忠沮計公不能忍以語詆之其後三路農民
壯者咸墨為兵公又言兵在精不在衆衆而不練則不整而
易敗因國而難供時自將相大臣議者皆務多兵獨公之論能
加此列平兵敗元日入圍延州甚急而救兵不至公在河中乃

偽為書馳告延州救兵十乃至矣因命旁郡縣具芻糧

什器如其數後已而元昊亦解去後公守并州即詔公為

并代麟府路經略安撫招討等使兼兵馬都部署公以勅

告其群吏曰天十用我矣然任其事必圖其効欲責其効

必及其方乃列六事以請曰能用臣言則受命不然則已朝

延難之公論不已至是徙知邢州公志之不就皆此類也公嘗

為御史章獻太后兄子劉從德為團練使以卒其門人親

戚廝養用從德拜官數十人馬季良以劉氏婚為龍圖閣

直學士公上書以呂太后王祿產欲彊其族而反以覆宗唐

武三思楊國忠之禍不独其身幾亡其國太后大怒貶監舒

州酒稅居二歲復召為御史吉事愈切公祥符元年進士及

第以上書言事 真宗奇之召試不赴拜著作佐郎累官
 至工部侍郎即為天章閣待制龍圖閣樞密直學士遂侍講
 于翰林嘗為 審刑院詳議官知淮陽江陰軍三司度支
 判官知御史雜事判吏部流內銓三司度支副使河北河東
 都轉運使知河東府陝并邢滄抗五州所至皆有能績初為人
 繫平剛直及屈而難犯其仁心愛物至其有所能容人多所不及
 也公家六字次公曾祖諱偉家新本皆作其祖諱某父諱守慶家蘇初娶
 張氏又娶李氏無此娶王氏大原郡君一有六孫景略景高
 彦十四字 直一作宣公卒之明年秋其子忱以其喪歸于河
 南又明年二月 七日薨于洛陽縣宣武管平洛鄉之先
 榮公有文集十卷兵書十五卷讀其書可以見公之志

考其始終之節可以知公之心嗚呼可謂忠矣脩為諫官時
 嘗與公爭議一作于朝者而且未嘗識公也及其葬也其子
 不以銘屬於他人而以屬脩者豈以脩言為可信也蘇本作
 歟然則銘之其可不信銘曰
 遠集揚氏村來其一作其始亦泉侯功而漢俱起 壘官大尉
 四世以公於陵正直僕射于唐師復理鄉振左拾遺文蔚獲
 嘉其浚益哀避亂中州曾祖始一作遷 南祖屈偽邦令于烏江
 人適南粵皇考是生晦顯一作有時發于皇明在考司馬始
 仕坊州遂家中一作部道德之優司馬四子唯公克大非徒
 人之將又長之世有官族孰無繫譜或絕於微或亡其序
 不絕不七由屢有人誰如楊世愈久而蕃以第一作弗迷昭稷

綿聯公其歸此一作安千萬年

供備在副使楊君墓誌銘

君諱琪字寶臣姓楊氏麟州新秦人也新秦近胡以戰射為俗而楊氏世以武力雄其一方其曾祖諱弘信為州刺史祖諱重勳又為防禦使太祖時為置建寧軍於麟州以重勳為留浚浚召以為宿州刺史保靜軍節度使卒贈侍中父諱光宸以西頭供奉官監麟州兵馬卒于官君其長子也君之伯祖繼業蘇及完無繼字下同按史繼業後以諱止名業此自子當有繼字太宗時為雲州觀察使與契丹戰歿贈大師中書令繼業有子延昭真宗時為莫州防禦使父子皆為名將其智勇號稱無敵至今天下之士至於里兒野豎皆能道之君生於將家世以武顯而

獨好儒卒讀書史為人材敏謙謹沉厚意恬如也初以父卒

于邊補殿侍浚用其從父延昭任為三班奉職累官至供備

庫副使階銀青光祿大夫魯原武伯李溥為發運使以峻法

繩下吏凡溥所按行吏皆先戒以備而溥至多不說其黜

廢者數百人其間溥來輒惶懼自失至有投水死者君時年

最少為奉職監大通堰去溥治所尤近溥嘗夜擊輕舟猝至按

其文簿視其職事如素戒以備者溥稱其才君所歷官無不

稱職其後同提點河東京西淮南三路刑獄公事君歎曰吾

本武人豈足以知士大夫哉然其職溥以薦士亦吾志也其

所奉者二百餘人往二為一聞人嘗坐所奉一人罰金君喜

曰古人拔士十或得五而吾所薦者多矣其失者一而已君

少喪父事其母韓夫人以孝聞後以恩贈其此字無父左驍衛

將軍母夫人南陽縣太君初娶慕容氏又娶李氏有子曰政

賢而有文武材今為尚書尚書至元禮十田員外郎直史館君

以家本作君以某年某月某日卒于某年某月某日云云蘇本並同淮南年君干皇祐二年六月壬戌

卒于淮南年七十有一皇祐三年十月甲申政以其喪合慕

容氏之喪葬于河南洛陽澤原銘曰

揚世家作氏初微自河西彎弓馳馬耀一作邊陲柏柏侍中國

屏毗太師防禦傑然奇名聲累世在羗夷時平文勝武力衰

溫溫供備樂有儀好賢奉君利豈私愷悌君子神所宜康寧

壽考順全婦有政為子後下知

太子中舍王君墓誌銘蘇作王恩顯墓誌

王君之皇考曰贈衛尉少卿諱某皇妣曰南充縣太君晉氏

皇祖諱某皇曾祖諱某君諱汲字師黯娶胡氏蘇有日字安屯縣

君子男三人女五人男曰尚恭尚詰尚辭初天聖明道之間

予為西京留守在官時王君寓家河南其二子始習業園子

孝日從諸生請茶於予較其藝常為諸生先而尚恭尤謹飾

儼然有儒者法度予固奇王君之有是子也以故向君游而

君性簡質重然諾臨事而敏向之游者必愛其為人其後二

子者果皆以進士上第予亦罷去不復遇王君且七年矣而

尚恭來請曰不奉吾先人之七將以今年某月甲子葬于河南

某縣某鄉之某原宜得銘于石以誌諸後世蘇有子嘗嘉尚恭而

乃為次其世而作誌以遺之云

惟王氏之先長安一十年四代之祖刺史壁州通渠猶唐得果
而留卒葬西充為鄉壁公王孟有蜀或家或祿三世不遷自
君東還始家河南之庚文之生卒三不中任仕以兄主簿之卑
試原武密晉城是一作蘇說令政專自出令政有稱遷理之丞
藍田夏維三邑皆一作蘇說聞壽五十九終中舍人在維逢饑舖
粟不殍褒功勸吏天子有詔維人染癘躬之不避以死勤民
在法宜祀刻詩同藏惟世之揚

尚書工部郎中歐陽公墓誌銘

歐陽氏世為廬陵人廬陵於五代時屬偽且故歐陽氏在五
代無聞者淳化三年脩仲父府君始以進士中乙科一作太宗
時脩仲
府君始以進士中
淳化三年乙科其後為御史有能名真宗嘗自擇部

史府君以秘書丞一有見見者數人皆進自稱薦惟恐不用

府君獨立墀下無所說一作無言明一作日拜監察御史中丞王

嗣宗指曰是獨立墀下者真御史也一有絳州守齊化基犯

法制劾其事化基嗣宗素所惡者諷之欲使蔓其獄府君有

遷拒曰如詔一作如而已嗣宗怒及獄上奏用他吏覆之一有他
二字

索其家得一有金銅器十數府君坐鞠一有獄不盡免官明年

漫得御史監蘄州稅又明年遷殿中侍御史左丞使居二

歲奏事殿中真宗識之勞曰御史久矣亦勞乎問何所欲府

君謝不任一作職而已浚數日真宗語宰相與轉運使宰相疑

其有求而不先白已對以負無闕復使而一大郡宰相召

至中書問御史家何在欲郡孰為便對曰無不便宰相怒

與海州又移睦州天禧元年入遷侍御史二年出知泗州先

是京師歲早有浮圖人斷一作僧其若臂禱兩官為起寺於

一有淮上二字 龜山自京師王公大臣皆禮下之其勢傾動一無四方

誘民男女投淮水死曰佛之法用此得大利而愚民歲死淮

水者幾百一作常人至其臨溺時用其徒倡呼前浚擁

之以入至有自悔欲去者一無叫號不得免一作而叫号府君

聞之驚一作曰害有大一作於此邪尽捕其徒諸其姦民

誅數一作人遣還鄉里者數百人遂一作毀其寺入轉尚

書司封負外郎三司戶部判官六年為廣南東路轉運使前

為使者以市舶物代俸前其利三倍府君歎曰一作嶺南

轉運使俸錢其利一倍利豈吾歎邪使直以錢為俸舊以市諸司物代

使者相襲久而不變府君至則歎曰

今上即位就轉三部郎中秩滿以一弊舟還無一海上物

婦朝賜金紫為兩浙路轉運使以足疾求知江州天聖四年

又求分司未得命以其年其年家蘇作二月某日卒於江州

之廨享年六十有八以其年某月某日葬其所曾祖諱某

祖諱某偽唐言州軍事判官父諱儀偽唐屯田負外郎娶

朱氏封金壇縣君先府君以辛嗣不一有為右侍禁武昌

廵檢女二人長適某次未嫁府君諱載字則之性方直嚴

謹一有美儀沿身儉薄簡言語為政務清淨平居歛已而

容三字坐如對大賓終日不火一作色弛人用憚之薦舉下吏

人未嘗一作知後有知者來謝皆拒不納所至官舍未嘗窺

園圃至果爛墮地家入無敢取者其清如此銘曰

園圃至果爛墮地家入無敢取者其清如此銘曰

唐陳盜猖土裂四一作食方鏗氏於洪八一作吉設州自王傳子
死時敗臣于楊自梁迄周廬陵為邦歐陽是家世以不章一作
違禽之侯廬陵王土歐陽有聞始我仲父以貢中料來者繼武
仲父之材御史其能廉清儉茶直躬以行銘以藏之子孫之
承

少府監分司西京蔡公墓誌銘

蘇本無此篇

君諱德裕

家作谷

字某姓楚

中萬泉人也其九世祖耀

鄉為唐名臣曾祖諱某祖言未贈左千牛衛大將軍父諱濟
以智勇事太宗皇帝從李繼龍擊契丹於唐河屢立戰功
鎮守十餘年威惠著于北边咸平中李繼遷叛河西以內各
省使順州防禦使守靈州繼遷連歲攻之城守堅不能下繼

遷擊破清遠軍而糧道絕救兵不至城乃陷遂歿于賊贈鎮
江軍節度使累贈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吳國公方其歿也
詔錄其子孫君以長子自四門助教拜太子右贊善大夫累
官至少府監階朝奉大夫勳上柱國爵開國侯以老分司西
京許居于京師某年某日以疾卒于家享年七十有六
君為人質重寬易居父喪尽哀宗族稱其孝得父金帛悉分
諸弟不有其一錢其為吏廉清不擾歷監藥蜜庫店宅務泗
明州糧料院宿州酒稅知明州奉化興元南鄭二縣同判吏部
南曹通判南京留守司知蓬絳解魏澤沂六州皆有能政喜
自晦默如不能言予嘗問其解之監池君解析纖密自前世
功利公華損益條布如在目前寶元中嘗上書論茶利害

多所施行其听獄訟敏決數得疑獄皆強吏所不能辨者及
平君議法必以仁恕為本君初名德昌前娶康氏後娶趙氏封
平原郡君有賢行子男三人士倫士林大理寺丞士傑衛尉寺
丞女八人長適右侍禁張用之次適大理寺丞薛寅集賢校
理孫錫大理寺丞丁某殿中丞孫祖慶庫部員外郎中承懿
集校理王益柔以其年某月某日葬君于河南登封縣之某
原其孤士傑來請銘以葬銘曰

裴始終人大唐顯聞偉歟文獻八世有孫守節蹈義厥聲以
振忍生而耻亦終以死義之榮令名不已豈惟令名報德
之隆延裴氏其賴無窮少府之賢寬恭信厚保身承家
多其祿壽壽豐于躬祿及其嗣爰告後人俾知所自

卷終

居士集卷第三十

臨川後學曾魯得之考異

古舒後學蔡玘行素訂定

番陽後學李均度校理

古溧後學俞允中校正

墓誌四首

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知工部侍郎張公墓誌銘

并序

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上柱國清河縣伯張
公諱錫字貺之其先京兆長安人也其祖山甫從唐僖宗入
蜀留不返蜀遭王孟冚亂絕於中國中國更五代天下為
宋而蜀平張氏留蜀蓋亦已五世矣始得去為漢陽人又二
世而張氏遂以大顯公為人清方以默為善不倦而喜自晦

飲若不欲人知其遇人怡怡若無所不可及視其發施於事
 者其義有可畏其守有不可奪其能不可及既已則若未
 嘗有所為者少喜讀書至其疾革猶不釋手自經史子集百
 家之說無不記覽通達而絕口不道於人故其無此字晚始侍讀
 于中王嘗歎曰自吾得張錫日益有所聞以飛白為博學二
 字賜之曰錫老矣恨得之晚也公以舉進士中大中祥符元
 年甲科試秘書省校書郎知南昌縣遷萍鄉令改著作佐郎
 又知安遠縣徙知新州興學校以教新人新人有進士自公始
 再遷太常博士監染院詔選能吏以畿縣公以選知東明前
 為令者閨門重簾以壅隔廢治公一則闢門去簾告具曰吾
 所治者三而已疆待力富恃貴刑侍吐吸者吾所先也其人以謂公

言簡必信法簡必嚴於是豪勢者屈而而善弱者伸縣以大治
 工部侍郎李及薦公材堪御史上曰李及清慎人未嘗疾有
 所舉此可信也乃以為監察御史以相丁謂貶崖州至是議
 徙內地公疏言謂姦邪弄國罪當死無可憐且大臣竄逐本
 與天下棄之今復內還是違天下人心由是止徙道州王清昭
 應官災坐火事劾當死者百餘人公疏言天災可畏不可反
 以罪人而重天怒願益修德以塞地人乃獲免公於御史自
 監察歷殿中侍御史侍御史知雜事於尚書為負外郎即中
 累官至諫議大夫於外為荆湖北路京東河北轉運使江淮
蘇有兩浙荆湖發運制置使利夔以安撫使知河中府滑
 州於三司為監鈔判官判句院歷監鈔度支戶部副使又

嘗權知諫院判三班審官院太常寺國子監於侍從為大章
待制龍圖閣直學士翰林侍讀學士雖其家作其家作自晦其所居
人皆以為宜其在京東籍淄青齊沂濟鄆六州之人冒耕
河墾地收租緡絹歲二十八万而六州之民爭訟遂息其後
言利者請稅天下橋渡以佐軍公益不言津梁利人而反稅之
以為害卒爭罷之平居退讓未嘗肯為人先妖賊王則反貝
州兵圍久不克而自河以北軍餉調發益急轉運使受命者
以疾留不行公自滑州權河北轉運使命至即日馳城下軍
須皆如其期其於取舍緩急常如此公居家有常法雖貴顯
衣服飲食如少賤時事母至孝與族兄甚相友愛人以為同
產一有平生所為公以皇祐元年七月十日家蘇依遇疾卒
又章有集十卷

平京師享年六十有八上聞震悼以白金三百兩賜其家特
贈工部侍郎曾祖諱惟序不仕祖諱文翼汝州錄事參軍贈
太子中舍公諱龜從贈右諫議大夫母南陽郡太君鄧氏自
皇祖中舍君家于漢陽遂葬之至公始葬汝州之襄城某鄉
某原一作彰孝實五年閏七月十七日也蘇無字公初娶程
氏再娶孫氏封樂安郡君先公五十日而卒公子五人日子
駿子充子雲一作子子諒子真子真子充皆早卒於公之葬
一作也子駿子雲皆為大理評事子諒大理寺丞有孫十人
女三人長適虞部員外郎杜樞次早卒幼適大理寺丞王緯
銘曰
自足乎其中不求乎其外斯惟公之善晦仁能勇於必為善

有應而無遠故公悔其終難於自進以晚見嗟而壽故胡不
俾其遐嗚呼其柰何

水九六
兵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林公墓誌銘

慶曆三年盜起京西掠商鄧均房叛兵燒光化軍逐守吏吏
不能捕天子患之問宰相誰可任者宰相言度支判官尚書
虞部員外郎杜某名家子一有字學通知古今宜可用乃以君
為京西轉運按察使居數月賊平叛兵誅死明年廣西歐希
範誘白崖山蠻彖起襲破環州陷鎮寧帶溪普義有衆數千
以攻桂管宰相又言前時杜某守橫州言蠻事可听宜知蠻
利害天子驛召召見便殿所對合意即除右刑部員外郎直
集賢院廣南西路轉運按察使無等使君至宜州潯州人具言

及微囚歐世宏脫其械使入賊洞說其酋某君乘其怠急擊
之破其五峒斬首數百級復取環州因盡焚其山林積聚希
範窮迫走荔波洞蒙起率偽將相數十人以其衆降君與將
佐謀曰夫蠻習險恃阻如捕猩猩而吾兵以苦暑難久是進
退遲速皆不可為故當務捐厚利以招之蓋威不足以制則
恩不能以懷此其所以數叛也今吾兵雖幸勝然蠻特敗而
來耳豈真降音邪啖之以利後必復動乃慨然惜曰蠻知利
而不知威久矣吾將先威而後信庶幾信可立也一無此字乃擊
牛為酒大會環州戮其家蘇坐中者六百餘人而釋其尪病
脅從與其非因敗而降者百餘人後三日兵破荔波擒希範
至并戮而醢之以醢賜諸溪峒於是叛蠻無噍類而君威震

氏北遷今為開封府家無開封二字人也曾祖諱某贈給事中
 祖諱鶴官至龍圖閣學士尚書禮部侍郎父諱某贈尚書工
 部侍郎君初娶蔣氏封某縣君後娶徐氏封東海縣君女六
 人其二適人四尚幼子男一人焯也杜氏自君皇祖侍郎以
 博學為世儒宗故其子孫皆守儒學而多聞人君尤博覽強
 記其為文章多論當世利害甚辯有文集十卷奏議集十二
 卷其居官以精敏明幹所至有聲君學問之餘兼喜陰陽數
 術之說常自推其數曰吾年四十六死矣其親戚朋友莫不
 聞其說至其歲果然嗚呼可謂異矣所謂命者果有數邪其
 果可以自知邪白祐六年某月日其兄駕部員外郎植與其
 孤葬君子某縣某鄉某原銘曰

其敏以達其果以決其守不奪其權不折其終一節茲謂
 不沒

尚書北部員外郎陳君墓誌銘

故尚書北部員外郎陳君卜以至和二年正月某日八于京
 兆府萬年縣洪固鄉神禾原其素所知秘書丞李訥與其孤
 安期謀將乞銘於廬陵歐陽脩安期曰吾不敢訥曰我能得
 之乃相與具書幣遣君之客賈繹自長安之京師以請蓋君
 以至和元年五月某日卒于長安享年四十有六其仕未達
 而所為未有大見于時也然訥節義可信之士以訥能報君
 而君能知訥則君之為人可知也已君諱漢鄉守師黠世居
 閩中其先博州人因事偽蜀為縣令遂留家焉其曾叔祖省

卒官至諫議大夫生堯叟堯佐堯咨先後為將日而君自曾
祖而下三世不顯曾祖諱省恭不仕祖諱堯封舉進士為號
縣主簿王均亂蜀詣闕上書獻破賊策不報遂退老于嵩山
父諱淵亦舉進士官至大理寺丞其兄漸所謂金龜子者
皆以文學知名君生一歲而孤年十三其母入蜀過鳳翔
謁其府尹而吏以君不為之通君直入伏庭下曰陳某請見
因責尹慢士戒吏不謹尹慙笞吏以謝君君用叔祖堯咨蔭
補將作監主簿累遷大理寺丞監沙苑監權知渭南縣長有
兄弟爭田者吏常直其兄而弟訟不已君為往視其田辨其
券書而以田與弟其兄謝曰我悔欲歸弟以田者數矣直懼官
而不敢耳弟曰我田故多然耻以不直訟兄今我直矣願以

日與兄兄弟相持慟哭拜而去由是縣民有事多相持詣君
得一言以決曲直又知登封縣又有惡盜十人已謀未發而
尉方以事出君暮以少年選手力夜往捕獲之明日召尉歸以
賊典之曰得是足以論賞未及下而尉卒尉河南儒者魏
景山也老而且貧君為主其喪事買田宅于汝州以活其妻
子通判嘉州治田訟三十年不決者一日決之秩滿嘉人詣
轉運使乞留不逞時文丞相守成都其材而薦者十有五
人通判河中府有妖獄二百餘人君方以公事之他州提
點刑獄司疑獄有冤召君還視之獨留其一人餘皆釋之累
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天子享明堂推恩遂遷此部通判寧州
決疑獄活一家三人君好學重氣節嘗有負其錢數千萬輒

毀其券棄之與人交久而益篤喜為歌詩至於射藝書法醫藥皆精效尤好古書奇畫每傾貲購之罕自為錄藏于家其材能好尚皆可嘉也母曰仁壽縣太君王氏初娶王氏生一子安期也後娶又曰王氏銘曰
在蜀偽時亂昏不迷惟陳最微蜀亡而東高明顯融莫如陳宗惟陳有聲自上共高曾君世不興惟興與伏有侯而畜其嗣必復實始自君曰其子孫考銘有文

鎮安軍節度使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中書令謚文簡

程公墓誌

嘉祐元年閏三月己丑鎮安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使持山節陳州諸軍事陳州刺史程公薨于位以聞

詔輟視朝二日贈公中書令於是其孤嗣隆以狀上考功移

于太常而博士起曰法宜謚乃謚曰文簡明年十月十八日

葬公于河南伊闕之某鄉某原一作神陰其孤又以請

于太史而史臣脩曰札宜銘乃考次公之世族官封爵號卒

葬時日與其始終之大節合而誌於其墓且銘之曰惟程氏

遠有世序自重黎以來其後居中山者出於魏安鄉侯昆之

後公諱琳字天球中山博野人也曾祖贈太師諱新曾祖妣

吳國夫人吉本無齊氏祖贈太師中書令諱替明祖妣秦國夫

人吳氏考袁州宜春令贈太師中書令兼有尚書令冀國公

諱元白妣晉國夫人楚氏公以太中祥符四年舉服勤辭學

高第為泰寧軍節度掌書記一作改著作佐郎知壽陽縣

秘書丞監左藏庫天禧中詔舉辭學履行試直集賢院令
天子即位遷太常博士三司戶部判官是時契丹所遣使者
數出不遜語生事而主者應對多失辭上患之已而契丹來
賀即位乃選公為接伴使而契丹使者言太后當遣使通書
公遽以礼折之乃已史官修真宗實錄而起居注闕命公修
大中祥符八年以後起居注遂修起居注遷祠部員外郎
授舉在京諸司庫務以本官知制誥同判吏部流內銓天聖
五年館伴契丹賀乾元節使者言中國使至契丹坐殿上
位次高而契丹使來坐次不當陞語甚切不已而上與大臣
皆以為小故不足爭將許之公以謂許其小必啓其人力爭
以為不可遂止河決滑州初議者言可塞役既作而浚議者

以為不可乃命公往視之公言可塞之歲中遷居諫議大夫
權御史中丞明年拜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蜀人輕而喜亂公
常先制於無事至其臨時如不用意而畧其細治其大且甚
者不過一二而蜀人安之自察而不能窺其所為正月俗放
灯吏民夜會聚遨嬉盛天下公先戒吏為火備有失火者使
隨救之勿白以動衆既而大宴五門城中火吏救止卒宴民
皆不知蓋其他設施多類此軍士見監軍告其軍有變監軍
入白公笑遣之惶恐不敢去公曰軍中動靜吾自知之苟有
謀者不待告也可使告者來監軍去而告者卒不敢來公亦
不問遂止蜀州妖人自有號季冰神子者署官屬吏卒聚徒
百餘人公命捕寘之法而讒之朝者言公妄殺人蜀人恐且

亂矣上遣中貴人馳視之使者入其境居人行旅爭道公善
使者問殺妖人事其父老皆曰殺一人可使蜀數千年無事
使者問其故對曰前亂蜀者非有智謀豪傑之才乃里閭無
賴小人爾惟不制其始遂至於亂也使者視蜀既無事又得
父老語還白於是上益以公為能遷給事中知開封府禁中
大火延兩宮宦者治獄得繼人火斗已誣服而下府命公具
獄公立辨其非禁中不得入乃命工圖火所經而後宮人爰
所居隘其雉竈近版壁歲久燥而焚曰此豈一日火哉乃建
言此殆天災也不宜以罪人上為緩其獄故卒得無死者公
在府決事神速一歲中獄常空者四五遷部侍郎龍圖閣學
士御史中丞是歲以翰林侍讀學士復知開封府明年為

使治財賦知本末出入有節雖一金不可一作最妄取累遷吏部
侍郎景祐四年以本官參知政事司天言日食明年正旦請
移閏月以避之公以謂天有所譴非移閏可免惟修德政而
已乃止范仲淹以言事忤六月貶饒州已而上悔悟欲復用
之稍徙知潤州而惡仲淹者復無以事語入上怒亟命置之
嶺南自仲淹貶而朋黨之論起朝士牽連一有出語及仲淹皆
指為黨人公獨為上開說明其誣相意解而後已公為人剛
決明敏多識故事議論慨然及知政事益奮勵無所回避宰
相所欲私輒以語折之至今人徃能道其語而小人僥
倖不得志遂共以事中以之坐貶光祿卿知潁州已而上
思之徙知青州又徙大名府居一歲間遷戶部吏部二侍郎

尚書左丞資政殿學士北京建國官者皇甫繼明并治行宮
事章交上遣一御史視其曲直御史直入公遂罷繼明是時繼
明方信用其勢傾動中外曰朝廷大臣莫不屈意下走而公
被中傷方起未復而獨向之爭象小故不少假故議者不以公所
直為難而以能解繼明屈為共也迂工部尚書資政殿大率
士河北安撫使慶曆六年拜武昌軍節度使陝西安撫使
知永興軍府事明年加宣徽北院使判延州夏人以兵三万
臨界上前三日公謀知其未戒諸堡寨按兵閉壁虜至以
為有備引去訖公去不復窺邊趙元昊死子諒祚立方幼三
大將共治其國言事者謂可除其諸將皆可以為節度
使各有其部以分弱其勢可遂無西患事下公以謂

幸人之喪非所以示大信撫夷狄而諒祚幼君臣和三將
無異志金欲有為必無功而反生事不啻而抚之上以為然
皇祐元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制官大名府兼北京留守
自元昊反河西契丹亦犯約求地二邊兵興連歲不解而
公方入與謀議更守西北二方尤知夷狄虛實情偽山川要
害所以行師制勝發陣出入之法於此尤詳其奏議頗多
雖不旨盡用其指畫規為之際有可喜也再居大名前後十
年威惠信於其人為立生祠公自罷政事益不妄無人合
亦卒不復用既徙鎮安居三歲上書曰臣蚤老尚為國守邊
未報而得疾者年六十有九公累階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
國開國廣平郡公食戶七千肆百而實封貳千一

百賜号推誠尔德守正翊載功臣娶陳氏封衛國夫人子
男四人曰嗣隆太常博士嗣弼殿中丞嗣恭太常博士嗣先
大理寺丞安人長適賊方貞外郎榮理謹次適秘書丞韓
次適都真外郎晁仲約一作韓次適大理寺丞吳得次適一作
監主簿三稱孫三人長曰伯孫次曰公孫皆太常寺大祝次
曰昌孫守秘一作書即有文集奏議六十卷公平生寡言笑
慎知於人既已知之久而益篤喜飲酒外澹然人罕得共驩
而向余尤相好也銘曰

君子之守志於不奪不孝而剛有推必折發毅程公共剛不
屈公在政事有諤其言直虽不容志豈不完謂公不顯公
惟將相豈無諱以胡不以訪老輔蕃朝白首猶壯公雖

在外邦國之光奄其不存士夫曷望吉卜之從兆此新岡惟
其休聲逾家作遠弥長





五
百
一

